

淳化縣志

頁

陕西省图书馆藏书	
书号	D631 107·5
登记号	原12405 ·

00763

淳化縣志

利



淳化縣志卷之八

知縣事長洲張如錦重纂

藝文志

序

賦

詩

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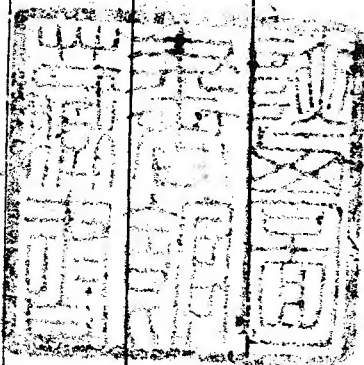
傳

墓表

論議

雜辨

自孟堅立藝文志由來尚矣沿流志乘蕪雜滋弊  
或廣採詩歌祇供吟哢或泛陳德政率涉矯誣或  
制詞累世為榮或宗譜連篇相類此前人所以重  
煩筆削也謹錄



上諭十六條節註序冠其端以下先錄甘泉一賦而  
詩次之諸文又次之詩非屬本邑事蹟弗錄文非  
關教化風俗有待傳述者弗錄柳子厚云未嘗敢  
以輕心掉之未嘗敢以怠心易之非比丹黃徒勞  
鉛槧偶存敝帚深愧續貂庶幾少綴藝林云爾

序

上諭十六條節註序

經筵講官議政大臣禮部尚書兼總督川陝事務臣  
席爾達謹序

上古邈矣臣攷經史天生烝民作君作師以爲教



養唐虞之世五品親遜五刑明允教養陳謨風俗  
淳厚以迄三代聖王代作雖征誅揖讓遇有不同  
而因時損益無不以教養斯民爲先務道無不同  
也降至春秋明王不作道統幾絕孔子有德無位  
刪述昭垂僅存師道終晦菴綱目賢君間出不無  
格言善政風動當世要惟一體偏長未有如我

皇上具天亶聖人之德御飛龍中正之位緯武經文  
車書無外尙德緩刑教養美備猗與休哉自生民  
以來經史所稱聖帝明王豐功偉烈篤實輝光無

與比隆者也康熙九年頒行

上諭十六條於各直省督撫令府州縣在該地方宣講遵奉以期至治欽此大哉

王言哀矜惻怛溥博周詳教養兆民追蹤二典所當與六經同炳天壤於無窮矣臣奉

命總制秦蜀曾經文告通屬令郡守以下於朔望日親詣公所詳細宣講開牖黎庶茲淳化令張如錦

首先遵奉呈節註一本并請臣序雖其註釋簡淺

未足暢聞

諭旨但為宰之道持其先之之心繼之以無倦則幾

矣臣謹序之以為屬實勸

### 賦

甘泉賦

漢楊雄并序節附李善註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

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

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

風

毛詩序曰下以風刺上為諷

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

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

雍祐也

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郵循錫羨拓迹開統於是廼命群僚歷吉日協靈

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鈎陳使當兵

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魑而扶猶狂

堪輿天地總名夔魑猶狂

皆惡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鞞而軍裝

殷鞞盛多也蚩

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

總總以搏搏其相膠轄兮焱駭雲迅奮以方攘駢

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傑僂參差魚頡而鳥脰

傑僂不齊

也頡脰猶頡頏

翕赫智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昭爛粲以

成章於是乘輿廼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

鳳皇為車飾

駟蒼螭兮六素蚪蠖略蕤綏灘虓祲纒

蠖略蕤綏龍行貌灘

庫祿纏龍帥爾陰閉晷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  
翰下垂貌

兮夫何旗旒邳偈之旖旎也邳偈竿之貌旖旎從風貌流星旄

以電燭兮成翠蓋而鸞旗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

車之千乘聲駢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

凌高衍之崿嶷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犴天

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椽欒甘泉南山犴至也凌兢恐懼貌是時未

轸夫甘泉也轸至也乃望通天之釋釋通天臺名下釋釋盛貌

陰潛以慘慄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峽峽以造天兮

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慶音羌平原唐其壇曼兮列

新雉於林薄

雉，蒐聲，相近，香草也。

攢并間與芟藉兮紛被麗

其亾鄂

并，間，櫻也，芟，藉，草名，鄂，垠，鄂也。

崇丘陵之駮駮兮深溝嶽

巖而為谷

駮，駮音，回我。

逞逞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

闕施靡乎延屬

逞，古往字，般，布也，甘，泉有封巒石闕觀。

於是大厦雲

譎波詭摧曜而成觀

言厦屋變巧為雲氣水波，相譎詭摧曜，林木崇積貌。

仰

矯首以高視兮目瞑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弘恂兮

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

據軫軒而周流兮，忽塊坳而亾垠，翠玉樹之青葱

兮，璧馬犀之璘璠，金人仡仡其承虞兮，嵌巖巖其

龍鱗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

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岬其獨出兮概北極

之嶸嶸概至也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纒經於袂

振雷鬱律於巖窾兮電儵忽於牆藩鬱律小聲鬼魅不

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

蟻蠓而撇天左欖槍而右玄冥兮前燁闕而後應

門蔭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蛟龍連蜷於

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敦圉盛怒貌覽穆流於高光

兮溶方皇於西清穆流猶繚繞方皇即彷徨觀名前殿崔巍兮和



氏玲瓏炕浮柱之飛椽兮神莫莫而扶傾閼闈

其寥廓兮伊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崦嶵

隗乎其相嬰崦山長貌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

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璇室與傾

宮兮若登高眇遠亾國肅乎臨淵桀作琬室紂作傾宮回焱

肆其礪駭兮被桂椒而鬱移楊礪過也被與披同移棠梨也香

芬芴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薄櫨柱上栝也榮屋榮薌咲

盼以棍批兮聲駢隱而歷鐘咲疾貌棍同排玉戶

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萼薊帷彌張其拂汨兮稍

暗暗而靚深弼張風吹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剗劓兮玉繭投其鈎繩雖

方征僑與偃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

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螭螭

夔漢之中惟天所以澄心清覓儲精垂恩言儲蓄精神冀

神垂恩也 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廼搜述索偶臯伊之

徒速匹 剋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

齊乎陽靈之宮陽靈宮祭天之所 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

枝以為芳吸清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

卷之八

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

祇地祇也

建光耀之長旃昭

華覆之威威擊瓊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

卽雍

州三危

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軼而下馳

東阬東海也軼車轄

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回風澹澹而挾

轄兮鸞鳳紛其銜蕤

澹澹疾貌

梁弱水之澗澗兮躡不

周之透蛇

澗小水也

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

女而却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臚兮宓妃曾不得

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爲資

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招搖泰壹舉洪願

洪願旌名

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爨滄海西耀流沙

北熿幽都熿同南煬丹厓玄瓚觥觥柜鬯泔淡盱

饗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燦訛碩麟選巫咸

兮叫帝闔開天庭兮延群神儼暗藹兮降清壇瑞

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

兮偈棠梨三巒卽封巒天闔决兮地垠開八荒協

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磔長平坂名天聲起兮

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

崇崇園丘隆隱天兮登降剡崦剡崦邪道單卷垣兮增

宮嶮差嶮同駢巖峩兮岭嶸嶸岫洞無厓兮上天

之緯緯同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祗郊

裡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迟迟兮迟迟音光輝眩

耀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雍神休俗誤雍為擁儲精垂恩俗誤恩為思澹澹俗誤從迟迟俗作棲遲金人乞乞其承虞俗於虞上加鐘字皆依古本校正

詩

五言古詩 仲山 江陰朱廷鉉 巖峩列東隅九嶼

亘西峙仲山居其中顧盼遂莫比谷邃多蘊藏峯

隆特秀起上出朝暮雲下出洪口水水出成巨波  
三渠胥自此雲出作甘霖萬人爲禱祀

嵯峩山

見前

嵯峩有三峯朝暮殊其形遠峯暮先  
黑近峯朝易青陰陽善變化卷石亦有靈我欲向  
絕壁高處立一亭坐看那峯頂灑氣通冥冥

北堡

長洲張遇

相携越北郭散步任所適衰翁不

出門偶出思涉歷山環積雪淨路迥層冰濕春風  
一蕩漾眺望恣何極煙火空林生窟舍斜巔立曲  
折通小徑彷彿谷口入居民數十家老幼爭作息

盤磴獲共憇談笑違宵臆試想棄花源荒唐具酒  
食何如巖穴間結廬車馬寂所嫌杖藜扶猶動人  
物色

七言古詩

幽歌行

唐李白

幽谷稍稍振庭柯涇

水浩浩揚湍波哀鴻酸嘶暮聲急愁雲蒼慘寒氣  
多憶昨去家此爲客荷花初紅柳條碧中宵出飲  
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寧知流寓變光輝嚴霜  
蕭颯繞客衣寒灰寂寞憑誰暖落葉飄揚何處歸  
吾兄行樂窟樵旭滿堂有美顏如玉趙女長歌入



綵宮燕姬醉舞嬌紅燭狐裘獸炭酌流霞壯士悲  
歌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覆何惜餘光及棣華

金銅仙人辭漢歌

唐李賀

魏宮牽車指千里東關

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  
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盤獨出月  
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

仲山篇寄壽淳化張令

明喬世寧

渭北諸山稱仲

山嶽巖九巖左右盤中峯突兀直上天下有涇水  
日潺潺使君飛鳥山之麓縣堂恰對中峯巔千巖

萬壑嘗在眼石雲煙樹畫圖懸官清况有林泉趣  
地僻喜無簿領纏終日鳴琴山水間有時揮灑白  
雲篇今夕何夕秋月圓却對仲山開壽筵山下冷  
泠瀉醴泉山中芝草長琅玕飲泉茹芝可駐顏何  
言葉令卽神仙

涇水行送朱令

見前

關中守令一百餘誰云賢如

卓魯徒使君到來雨隨車一時四野歌來蘇御史  
知君治政殊名姓年年登薦書只今報政入大都  
朱旂白馬臨路衢父老聞之皆歎吁送者林立涇

水隅人人爭挽使君車使君謁帝承明殿天顏時  
喜公卿羨定應留置青瑣間白馬朱旂能復見安  
得賜車并賜服露冕褰帷仍行縣君不見人人臨  
水送君情共道君如涇水清涇水悠悠天地久使  
君高名固不朽

雲陵曲

邑人宋振麟

野草生珠斑蘚蹙塚黛和泥

黑雲覆道旁雉母引雉子農家種麥兼種粟山魃  
土魅何處立移將野火照紅玉昔時三萬湯沐戶  
化爲一斛螻蟻族君不見鈎弋宮年年歲歲起秋

風

錦兒四十生辰時初葢淳化

長洲張遇

汝生碌碌

忽彊仕再綰邑符自茲始新傳趨進奉

天顏西秦赤縣爭所指朔風擊面度關中乍移短檝

逾百里甘泉之山泉源流雲陽分界群峯峙漢秦

宮殿總荒蕪班揚詞賦徒奢侈依山爲城城市稀

梨花久落空山裏但道民風樸且淳紀年命名良

有以以茲無累使君心召杜聲稱籍籍起汝今受

任甫淡旬案無留牘清如水猶嫌政拙煩催科敢

謂心勞廢鞭筆舊蹟高懸吏隱堂風流千載堪仰  
止老夫坐卧斗室中依然跌宕親書史四十頭顱  
弘景唾聊復長歌歌樂只甘泉一勺比廉泉諒爲  
良吏當如是

題淳化閣殘帖

長洲張如錦

淳化年間淳化閣法

書至今傳後學區區雲陵百里間同此嘉名良不  
惡只今官舍寄深山簿書蕭冷訟庭閒但嫌谷養  
丹砂少每覺風吹白雪寒我來淳化縣翫此淳化

帖長安碑洞未經行

長安儒學藏碑  
處俗稱碑洞

偶得殘篇置

敝篋秦漢以上多古文二王家法恣涉獵南歸他  
日問函風邑名千載留遺碣

五言律詩

招鄭鄠

唐岑參

谷口來相訪空齋不

見君澗花燃暮雨澤樹結春雲門裏稀人跡簷峯  
下鹿群衣裳與枕席山靄碧氤氳

過谷口道士

唐司空曙

一見林中客閒知州縣勞

白雲秋色遠蒼嶺夕陽高自說名因石誰逢手種  
菴丹經儻相授何事戀青袍

雲陽館與韓紳話別

唐司空文明

故人江海別幾

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思各問年孤燈寒照雨  
踈竹暗浮煙更有明朝別離樽惜共傳

移任雲陽四首

宋袁灼

移任雲陽縣民生舊衍豐

筠芽穿逕紫櫻實爛枝紅吏隱幾南郭窓開傲北  
風甘泉嘗獻賦誰復繼楊雄 移任雲陽縣踈慵

取次眠暑消青篔簹寒辟紫茸氎宮按王褒記渠  
因鄭國穿公餘饒燕樂詩酒度流年 移任雲陽

縣行行上古城陵猶鈎弋迹巖有子真名柳綠思

彭澤瓜青憶邵平梨園舊時曲依約兩三聲 移



任雲陽縣窓前列遠山齋深宜養浩堂靜可消閒  
槐陌黃金鎖涇泉碧玉環功名知未晚覽鏡尙朱  
顏

過石門山

明喬世寧

嘗慕巖棲侶名山幸此過却

隨流水去空負采芝歌臨路窺猿鳥退心忘薜蘿  
定知今夕夢縹緲入雲阿

金泉寺

邑人姚開先

萬壑流金色群峯抱細泉暗

暉頻異影綠草亂生煙寺破華鋪地僧殘世界天  
歸來春徑晚落照滿前川

岱嶽廟 邑人宋振麟

齊天何代封摩石問遺蹤小

邑千家庭行宮五嶽宗深深苔埋古鼎白月度霜鐘

松栢交盤處雲通日觀峯

壽峰寺

元壽

荒逕無人到馬蹄怯度橋西峰啣日

去北鴈逐風遙殿古蒼苔暗木寒野火燒天花處

處是歸路滿金鑣

望雨

長壽張如錦

祇飲一瓢水蒼蒼必見憐老藟

輟欲起野慙微當遷毋負山農力終期大有年雲

壇徒步切悵望火雲天

喜雨 見前 好雨知分寸敢題喜雨亭隨車方自歎

遍野實爲靈土瘠波堪濁山枯澤共寧從茲卜歲

稔笑語滿寒廳

五言排律 贈張學博遷淳化令 明喬世寧 經徒

方授席縣宰遽分符聖代儒元重蒼生望豈孤晨  
辭沮水上夕舍仲山隅地近書能載官清鶴也無  
幽風猶往昔桑野半荒蕪簿領從來少瘡痍待爾  
蘇隨車應作雨當柱且題蒲持此爲良吏嘉聲早

慰吾

登漢露臺遺址

邑人宋振麟

高標拔地起登陟俯

平畦氣與天俱杳身知鳥共齊雲光窺漢疇松響  
韻秦隄古戍皆朝北虞泉自倒西日銷銅掌露風  
送月支鷄揮手收青爨欲尋楊子題

七言律詩

春過柵邑

唐鄭谷

百里花封俗化淳

名踪盛跡半猶存峪評白虎藏巖洞地湧金泉過  
石門舊縣城頽三水鎮故家樹老五林村碑歲墮  
落夫人塚苔蘚年年長淚痕

仲山

明喬奉先

轟轟峰巒插碧空浮雲流水合西

東嵐光晴滴山頭雨樹色涼生谷口風一抹淡煙  
青嶂外半臨殘照翠微中揮毫幾欲留新句祇恐  
山靈誚未工

甘泉陽武趙賔甘泉草色碧萋萋斗酒聽鶯漢苑

西消渴思餐仙掌露問奇欲覓子雲題遙看雨洗  
山容麗且喜風翻麥浪低醉後無愁歸路晚一灣  
新月照前谿

雲陵故城江陰朱廷鉉井邑曾營高墓旁廢興回

首兩茫茫祇餘衰草埋香土無復啼烏認女牆野

火入林愁鼠雀斷雲辭谷送牛羊茂陵更有叅天  
闕一樣遺墟冷夕陽

武帝祠

見前

玉屑瓊漿不駐顏獨留廟貌在人間

行宮舊是迎仙地石鼓翻爲拜闕山古柏挿簷猶  
結葢殘鴉繞案不成斑牧童那識興亡恨戲酌甘  
泉作禮還

仲山懷古

丹徒王際有

已見長陵成廢土至今猶

有仲君峰石苔舊結風前綠螺黛新生雨後容絕  
壑獨爲高士占名山不受漢庭封清猿野鶴知憑

弔日松陰望隱蹤

甘泉宮

宜川劉漢客

五時明庭勢最高乾坤磊落

助波濤霓裳遙接諸侯邸獵火時通絳節旄填壑  
霜皮寒溜雨空苔石鼓老生毛遲回吟望多愁思  
雲起雙峰雉亂號

石門舊關

三水文倬天

怪石森天關一門誰提十

萬作兵屯秦儲湫濬蛟龍窟唐帝關開虎豹垣箭  
括溪通爲颯穴蜷連石起卽雲根雖然吭扼雍州  
界鳥曠何妨守巨藩



秋日甘泉宮

邑人宋振麟

天門載旆數峰陰萬里

秋光散羽林縱覽翠華行幸地空懸仙仗卧遊心  
軒雲炯向群靈合漢月清連二氣深白首更妻蘭  
菊瘦翛然步屨倍沉吟

校甘泉年表題後

長洲張遇

甘泉極望氣佳哉聞

道車箱一線開萬里空迎仙母駕千秋獨上單干  
臺金盤吸露終飛去寶鼎流光可再來暫憇梨園  
舊井里名花夢想劫餘灰

山署初寒

見前

乍覺邠岐寒氣交官衙凄冷比蓬

茅時當小吏窮原憲天許詩人老孟郊未得綈袍  
遺客舍已聞凍雪蒲山坳須知避熱能來此靜聽

颼颼木葉梢

得華陰王山史先生報家君書

長洲張如錦

入關

便擬覓從遊杖履依然第一流作客總須倡正學  
著書端不繫窮愁松風久伴華山夢鶴髮長留渭  
水秋想見方瞳和健筆匆匆猶爲寫蠅頭

七言絕句

仲山

唐唐彥謙

十載遺蹤寄薜蘿沛

公鄉里漢山河長陵亦是閒丘隴異日誰知與仲

多

谷口

明喬世寧

谷口山開別有天  
蒼茫雲樹滿秦

川雲向函關  
將紫氣山從天上削青蓮

雲陵絕句四首

江陰朱廷鉉

鑿輿歲歲下青霄  
紫

殿雲幃望不遙  
今日離宮何處是寒煙幾縷出空

窰 繡瓦多年沒草萊  
白頭田父拾將來炕床添

箇鴛鴦枕童子偷磨作硯臺  
芳草茸茸故殿基

綠煙誰識九莖芝  
荒田野火樵夫爨半是前朝玉

樹枝

神兔何年走嶺頭  
玉弓斜掛漢城秋可憐

崖上凄凉月曾照清宵射獵游

淳化八景

邑人宋振麟

南郭山色

仲山中峯正對縣門甘泉賦所

云椽巒山也

山色城頭萬古青芝房寶鼎惹精靈只今

館驛寒簾坐看入中峰寫翠屏

北寺鐘聲

壽峯寺紅

崖西峙冶水東流有唐人寫經碑

蓮花貝葉盡成斑古寺門前水

一灣寂寞踈鐘靜夜起迷心度得幾重關

東閣

尺天

文昌閣東山上築臺所起其地高曠

摩星鷗尾帶遙風萬樹千

家澗畔中何歲雲雷破壁去半天擁出文昌宮

西樓寸月

山城飛樓每初月夕生清嘯絕

眉冷黃姑河漢秋西

樓片月果如鈎高城孤笛從空落忽送關山入夜

愁 天門古栢東嶽廟山勢獨起盤曲而上翠栢成林東澗水與冶水交流其下

日觀高通漢時旁青林翠蓋拂雲香此山蟠踞如

龍虎絳節千春映上蒼 春苑新堤棗坪榆林櫛比數里中有

清渠以溉蔬圃十里蒼蒼蔭蒲堤更穿綠樹遶東溪春來

載酒邀行客隨意風煙逐馬蹄 靈谷碧潭撐底

岸懸崖數百丈潭魚繁息嗽喞春波蕩漾畫船開

無數蜻蜓點水來釣得游鱗渾似錦勝如空谷看

花回 秋崖紅樹坡頭村跨澗而望斷崖虛谷之上紅林成綺帶郭霜

東嶽廟山勢獨起盤曲而上翠栢成林東澗水與冶水交流其下

林暗落霞秋風錯憶武陵槎誰言楓葉變江老蒲  
眼宮袍九錫花

古蹟四首

長洲張遇

鈎弋夫人陵

玉匣珠襦冷

暮雲茂陵長望后妃墳生男勿喜君何忍堯母空

傳謚冊文

大槐樹

森森玉樹翠青葱璧馬控

來一樣工只道詞人夸且誕却憐槐葉墮秋風

姜嫄河

履跡居然頌有邠河流復指厥祥開當

年倘屬經遊處定有岐山鳴鳳來

梨園鎮

嶽

巖深處一城懸留得雲陽鄉井煙但憶梨花顏色

好莫將恊律誤龜年

送水臣大兄南歸二首

長洲張如錦

斗室依然定

省時看殘庭畔好花枝老親別有偷閒法一榻茶  
煙數首詩官閒真箇似僧閒雲水天涯分手還  
爲話承歡顏色好聲聲梵唄滿空山

### 碑記

學校八行八刑碑

宋大觀中立

准大觀元年三月

十九日封中書省據學制局狀准本局承受送到

內降奉御筆一道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材所

自出也今有教養之法而未有善俗明倫之制殆未足以兼理天下孔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蓋設學校置師儒所以敦孝悌孝悌興則人倫明人倫明則風俗厚而人材成刑罰措朕考成周之隆教萬民而賓興以六德六行否則威之以不孝不悌之刑比已立法保任孝悌婣睦任恤忠和之士去古綿邈士非里選習尙科舉不孝不悌有時而容故任官臨政趨利犯義詆訕貪污無不爲者此官



非其人士不素養故也近因餘暇稽周官之書制  
爲法度頒之學校明倫善俗庶幾於古 諸士有  
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悌善內親爲睦善外親爲  
婣信於朋友爲任仁於州里爲恤知君臣之義爲  
忠達義利之分爲和其有孝悌睦婣任恤忠和八  
行見於事狀著於鄉里耆鄰保伍以行實申縣縣  
令佐審察延入縣學考驗不虛保明申州如令諸  
八行孝悌忠和爲上睦婣爲中任恤爲下士有全  
備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太學免試爲

文學上舍司成以下引問考驗較定不誣申尙書  
省取旨釋褐命官優加拔用有全備上四行或不  
全一行而兼中二行爲州學上舍上等之選不全  
上二行而兼中一行或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二行  
者爲上舍中等之選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一行或  
兼下行者爲上舍下等之選全中三行或中一行  
而兼下一行者爲內舍之選餘爲外舍之選諸士  
以八行中三舍之選者上舍貢入內舍在州學半  
年不犯第二等罰升爲上舍外舍一年不犯第三

等罰升爲內舍仍隸上法諸士以八行中上舍之  
選而被貢入太學者上等在學半年不犯第三等  
罰司成以下考驗行實聞奏以太學貢士釋褐法  
取旨推恩中等以太學中等法待殿試年推恩下  
等依太學下等法諸士以八行中選在州縣若太  
學皆免試補爲諸生之首選充職事及諸齋長論  
諸以八行考試爲上舍上等其家依官戶法中下  
等免戶下支移折變身丁內舍免支移身丁

諸謀反謀叛謀大逆子孫同及詆訕宗廟指斥乘

與爲不忠之刑惡逆詛罵祖父母父母別籍異財  
供養有闕居喪作樂自娶釋服匿哀爲不孝之刑  
不恭其兄不友其弟姊妹叔嫂相犯罪杖爲不悌  
之行殺人略人放火強姦強賊若竊盜杖及不道  
爲不和之刑謀殺及賣略總麻以上親毆告大功  
以上尊長小功尊屬若內亂爲不睦之行詛罵外  
祖父母與外祖有服親同母異父親若妻之尊屬  
相犯至徒違律爲婚停妻娶妻若無罪出妻爲不  
媾之刑毆受業師犯同學友至徒應相隱而輒告

言爲不任之刑詐欺取財罪杖告囑耆隣保伍有  
所規求或告事不干已爲不恤之刑諸犯八刑縣  
令佐州知通以其事目書於籍報學應有入學按  
籍檢會施行諸士有犯不忠不孝不悌不和終身  
不齒不得入學不睦十年不娀八年不任五年不  
恤三年能改過自新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實者隣  
保伍申縣縣令佐審察聽入學一年又不犯第三  
等罰聽齒於諸生之列 宋大觀二年四月十五  
日將仕郎耀州華原縣主簿管勾學司權淳化縣

簿尉臣鄭仲光書從事郎知耀州淳化縣事管勾  
學事兼管勾勸農公事臣劉云立石

淳化縣新遷廟學記

明馬理

淳化在洪武時建學

縣治之左門臨通衢當時士樂於學多顯者厥後  
令李仲賢以學爲神祠遷於南城之下後又壞而  
不加葺也於是士蕩析廢學而鮮成名矣淳化之  
人小大咸怨小人曰昔吾學美矣由李令遷之使  
士居面墻之下遷喬而入幽抱陰而負陽惡乎不  
蕩析也此風水之咎也君子曰昔吾學美矣由李

令遷之使士居面墻之下藏修焉而非其宜游息  
焉而無所適惡乎不蕩析也此有司之咎也正德  
甲戌臬司大夫何公至視學而病焉師生以衆情  
告公曰吾意也乃相地得縣北廢倉及城隍廟地  
曰於此建學善矣時令未能行也歲庚辰令缺丞  
畢氏至視學而病焉學諭王氏以往事告之丞曰  
令在吾不敢專今誠吾責矣乃白於當路咨於有  
衆取材於巔以棟以枅取石於川爲礎孔堅作廟  
淵淵堂舍聯聯凡數月而訖工丞又曰廟學之前

無通衢未善也乃召諸居民謂曰若屬後園墾地  
通以爲衢士利於行爾亦利於厯如何皆唯唯於  
是悉取其壤爲衢爲厯士民攸便凡數日而訖工  
於是小人觀之樂焉曰美哉陰陽順矣風水萃矣  
士於此不成吾不信也君子觀之樂焉曰美哉藏  
脩宜矣游息適矣士於此不學吾不信也丞乃樂  
成而進諸士曰夫廟學非地而不遷有司之過也  
遷而不善有司之過也士集而不教師長之過也  
教而不善師長之過也今王先生善教丞亦苟焉



以塞責矣乃或於此不學學而不成將誰之責乎  
諸生咸曰此諸生之責也穀山逸人曰夫遷學遷  
居一也吾聞有築室而遷者遷貨而忘其妻又有  
病慾而遷者遷居而忘其心其亦不善遷矣故遷  
心爲上遷身次之遷居爲下是故君子擇所遷而  
遷也遷善於鄉弗自足也而進之於國遷善於國  
弗自足也而進之於天下遷善於天下弗自足也  
而進之於古人斯善遷矣學諭王氏聞之曰小子  
聽之夫命爾矣何公名天衢字道亨道州人相地

時關內道副使今河南都御史丞名經字世用井  
涇人學諭名繼字世德保定人

重脩文廟記

邑人賈我琪

郡邑之有文廟制也

聖天子臨幸辟雍煌煌典祀先聖宮墻實棧樸作人  
之基吾邑聖廟舊在東南隅移今址者百餘年歲  
月旣久頽圯寢劇乃得文公清也來宰茲土甫下  
車毅然有鼎新之意會以包荒捏墾奔走於上臺  
爲民請命比得請而農樂耕耘士安誦讀公保赤  
之念愜矣始進諸生謀之日廟宮弗葺余責也爾

多士各萃爾志毋荒爾業余將殫力爲之於是捐  
俸募工不擾民間秋毫但擇士民之才德者若明  
經賈我瑛茂才張鳳翼秦爾振王治世及鄉耆杜  
可用呂榮先鄉約陳聖學賈我璋以董其役甫兩  
月而工告竣自殿廡戟門桂坊泮池輪奐聿新占  
木蒼栢青葱掩映如登洙泗之堂而親覩其車服  
禮器也竊思自辛卯發祥而後絕響者五科不無  
致疑於風氣公戊申蒞任以來相度經營不遺餘  
力親督課藝品題罔倦越明年己酉羅子璇袞以

麟經薦今秋張子燦垣以麟經掄魁王子開基王  
子璽各以尙書得雋淡墨聯翩比肩接踵孰非公  
造就曲成者廟工甫竣捷書疊至天時人事相濟  
以成人文風氣有待而興洵非偶也公作人之澤  
已應今日而後之感慕奮起者方興未艾毓爲

國棟於以光輔

景運將見重道崇儒之雅化於公鼎新宮墻卜之矣  
於是乎記

重修廟學記

寧州楊栖鳳淳化自遷廟學越五十

有五年李侯諱朝忠者丕集工役增缺繕廢厥功  
裔煌嗣署篆白公粗理傾圯迄趙侯扈侯文侯代  
相綰符以次補葺第歷年久遠材落址毀康熙庚  
申涿鹿張侯方任事亟欲召荷畚鍤南轅未靖輓  
粟蜀漢兼邑殘土瘠潦旱頻仍未遑計及磬鼓迨  
黔滇底定時和年豐侯會集衆議詢謀僉同官紳  
士庶施材木輸瓦石捐資有差侯進博士張君而  
授事焉鄉紳賈我瑛等生員羅萬圖等鄉約呂開  
先等協心經理癸亥春三月明倫堂成兩齋儀門

外屏仍前規而新澤之夏四月啓聖公祠新聖域  
宮墻成或建設或修廢攻之築之孔實孔堅前廟  
門基高櫺星門五尺許公曰非制也相視量衡高  
者下之前者後之僉曰合度矣值禁旅出守協造  
營署弗能速竣越二年乙丑冬余受教諭來是邑  
侯繼起前工余亦共圖厥事四月峙然而巍峩者  
經閣也燦然而輝煌者兩廡也學之中弘敞剴爽  
昭然而分列者名宦鄉賢祠也學之後曲迴紆折  
幽然而深邃者儒學公署也至於新木主序名爵

區畫周密歷丙寅秋工始訖適逢

皇上東祀闕里親灑萬世師表勒諸石

詔行諸省郡邑以爲廟額侯卽命匠雕鏤彩飾卜吉  
懸扁獻帳陳牲禮成仍率屬大合邑人祇迎

御書如覲

天顏

聖天子尊師重道殫凡多士均沐雅化誠千載一遇  
也余幸際佳會覩侯葺敝鼎新振興學校功不在  
李侯下矣因邑人之請爲之記

重修啓聖公祠記

長洲張如錦

凡學宮立大成殿

復有啓聖祠所以體聖人行在孝經而以至德要  
道教天下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始也自天  
子以至鄉大夫士庶莫不以孝爲兢兢生則致其  
養歿則重其祀凡祠廟祭饗以妥以侑皆此志也  
考公當年傳有偁陽旅松二事蓋嘗爲鄒大夫矣  
故魯人稱夫子曰鄒人之子云夫子雖少孤不知  
其墓先儒皆辨爲誣旣合塋當防墓崩泫然流涕  
惻怛積於中仁孝之至也旣不得位不聞有追崇



廟饗之禮而後之人不爲之表揚先烈與萬世師表並著諒夫子所愍然未安也此啓聖祠之設蓋其重也

皇上崇儒重道自成均以及東魯闕里

臨幸釋奠所以奉事之者至矣海內學宮皆以時修飭淳化下邑幸亦不至闕略獨啓聖祠半已圯壞余方瞻禮不自安家君一日過學宮復與博士李君相顧嗟歎久之余趨庭承命弗敢稍緩因卜吉鳩工經始於四月辛酉越己巳告竣棟宇埏埴悉

還舊觀多士驩呼廣文忻羨庶幾安公之靈實以  
安夫子萬世師表之靈至於大成殿之滲者完之  
祭器所之露者覆之棟宇孔堅典物克守是後也  
木甕工費蠲俸以給初不累民間一草一黍則又  
嘗記孝經有言曰謹身節用余謬宰茲土以得侍  
溫清布衣蔬食爲娛惟是脩廢舉墜有司之事也  
承前啓後夫子之志尤凡爲人子之志也凡瞻禮  
祠下者共知肅然饘粥之命依然水木之義藹然  
南陔華黍之思皆於是乎在當不徒車服禮器低

回留之不能去云

宸翰碑樓記

明馬理

雙溪馬侯宰淳化三年承皇

上德意刊宸翰諸碑於學宮仍繕樓以護之圖不  
朽也於時流亡集矣賦稅完矣訟繁而簡矣俗奢  
而儉矣遂營諸公工城城郭作學宮坊門於外扁  
曰桂林倉於其內扁曰育才遂新譙樓縣堂吏舍  
及他廨宇役亦繁矣今獨曰宸翰碑樓者尊宸翰  
也蓋是時皇上立本建極君師天下嘗於萬幾之  
暇親灑宸翰著敬一箴一篇又註程氏視聽言動

箴四篇又註范氏心箴一篇皆頒諸天下學宮碑  
勒石傳遠示天下後世咸知皇極敷言皆帝王心  
學所寓於以世訓世行而近天子之光焉其啓迪  
斯世之意周矣至矣是故侯殫心而圖之惟恐弗  
稱上意非知所重者耶淳化丞埒士夫曰凡人之  
行私精而公拙率假義而取利焉侯之興是役也  
視宸翰之所在如天顏之所在擇石蠲工視琢及  
礪及書及勒以自盡焉至於諸役一以家事視之  
用資於刑徒贖金官民無取焉其視諸細歛以集

事損取以自利者大有間矣君子曰侯得君子之道三焉其事上也忠其使下也惠其處已也廉宜夫人之與矣夫或曰桂林雅乎君子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大學之教固如是耳侯名崇字德夫四川雙流人由麻城學諭來宰於茲淳化丞者四川南川蘇伯珠字文光也

初置學田碑記

明歐陽煖

余乙未秋奉命綰淳化

符嘗以作興學校爲兢兢第淳邑設在山僻地瘠民貧以故諸生困乏者視他邑更甚督學臧公視

秦學之明年沛然布德意發積廩各百金於郡邑  
令置學田以濟貧窶惟淳邑先焉豈公業知關中  
多貧士而淳庠又甚耶余奉命惟謹移示召買又  
巡行郊外察地之肥磽疆界附郭後及四隅越二  
十里雖饒地弗收必承佃得人者雖近弗取越  
數月得地若干畝籽粒若干石夏秋兩稅責在承  
佃者規模大槩可以永久猶恐歲久地界易湮於  
是鑄石爲記仍以租數糧石及原賣承種姓名詳  
勒碑陰大抵學田創之難守之尤難創者之難難

在規畫當而不貽後有司之累守者之難難在奉行久而不失前有司之意余承命置田不啻詳已假令官此土者託邊儲爲急不遑征求任佃戶逋負輒置弗問則其責在官佃此田者或歲豐視爲利藪或偶歉故爾拖欠甚至負租逃亡聯界侵奪則其咎在民若催征勤矣輸納完矣而士不能守恬淡之節非婚喪大事饑寒切身不時求給此其責又不在官不在民而在士學田之設乃所以養士非士之所以自養也簞瓢陋巷纓絕踵決古人

安貧類如此然則貧何足爲士病士亦何必以貧  
自病哉惟是勉勵力學砥礪名節異日離蔬釋蹻  
爲國家用庶不負督學置田至意不然垂養士之  
良法鮮自養之實效卽日取學租而賑之於國家  
何補斯不特諸士之羞蓋亦有司之憂也萬曆歲  
次壬寅夏月日

節愛堂題辭

太守名與  
時俱無考

太守吳六泉氏來守關中

再逾年而廉之民風猶泯泯也反而尤之吏治焉  
以吏治之趨日下而品弗齊也乃折衷以聖人之



言爲之忠告云夫今之爲吏之弊者大較有四曰  
貪曰酷曰諂曰傲而已有一於是罪曷能追不爾  
且將壞名昔李文靖公沆宋賢相也猶云論語中  
如節用愛人一句尙未能行終身誦之可也噫非  
文靖身體而默識亦豈知其真有未能耶大哉聖  
言義斯備矣蓋惟節用則必視國猶家而不貪矣  
惟愛人則必視民如傷而不酷矣惟不貪則其志  
卓而何所於諂惟不酷則其氣平而何所於傲二  
善立而四弊祛非聖人之言其孰與於此余自作

縣歷州以至今官每以是存心出政而愧於未能  
抑覺其得力處亦頗在是乃思與諸君子共之而  
以名其聽政之堂誠欲諸君子誦法聖言直與文  
靖之賢爲有餘余以一日長得以樂觀厥成是名  
堂之意也乃若知我罪我吾無必焉耳矣

吏隱堂記

宋石彥政

梨園昔雲陽支鎮我宋淳化

間爲縣隸華原宣和初復屬南幽羽檄飛書控扼  
兩路今爲衝途簿書戶口不減劇邑名公鉅儒臨  
蒞者比比焉方朝廷遴選守令歲乙巳命宣教郎

賜緋魚袋張公安祖來典是邑到官未期月一境  
稱治老姦猾吏屏肩縮首州郡知其賢而事亦簡  
百里之民安居樂業豈不休與縣舍傾墜前爲治  
者恹恹簿書間而修置補廢鮮能及之公一日環  
視嘆曰君子之居一日必葺况令居一邑耶遂  
完西堂使南嚮命曰吏隱又以見公爲政優游臨  
事不擾劓繁撥劇庭宇寂然而申申於此也得公  
之餘錢以易其腐椽斷瓦旣完且回闢而卽之則  
舊圃美木清池游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後平

畦淺檻佳花香草皆在其左右於是退處其并心  
一意亦不敢忘其政非特爲休逸之設也堂之後  
檻曰蒙軒周做明窓旁列几案圖史西面植脩竹  
直幹高節四時葱翠無一點塵埃氣退食餘裕搜  
幽摘奇醉心六經此又得隱中之佳趣也噫士被  
於化民樂其利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  
積於田野者不垣百變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  
役也公因其土俗而治亦簡靜真所謂吏隱者乎  
昔本朝潛使朝議劉公良弼來攝是邑愛其民旣

淳事且簡作詩十章以蒙軒真吏隱句剋於篇首  
後人慕其賢遂刻諸石而公又新其堂以居焉則  
知賢者用心其不相遠矣公旣登甲科累歷幕府  
朝廷知其績召還賜對又特以五品服袞之行將  
擢用矣顧小邑不足展其才公且隱於是以待超  
騰也民欲公久此堂但恐紫詔西來促裝東去預  
以爲思耳彥政雍人也旅食於茲沐公顧遇屬以  
命堂之意辭不獲已漫書其實公字宗成云宣和  
七年十月初三日杜陵石彥政記并書

吏隱堂後記

長洲張遇

由長安而西百八十里曰

淳化縣其地故屬雲陽其割六鄉爲縣自宋淳化  
四年始先經咸陽窰口鎮渡渭河又渡涇河過涇  
陽兩縣繁庶殆不減長安再經雲陽相傳雲陵舊  
境自此入谷口爲淳化界吾聞漢鄭子真嘗隱於  
谷口按輿地蓋治谷口也今觀峭壁橫立飛泉激  
射信隱者所宜居耶攀緣而上委折而入環顧皆  
山其麓隙壤爲縣治入其城設三門其一嘗閉頽  
垣廢址屢市蕭然余謂如錦曰古有稱吏隱者是

可以隱矣。廼登其堂，額曰「吏隱堂」。考所自始，則宋宣和中，賢令張安祖原題也。吾不知當年命名之意，果有所感耶？抑凡爲吏者，於此不忘谷口之流風耶？夫不能隱而吏有愧於昔賢多矣。幸吏而隱，斯可樂也。古之人有實獲我心者，也。堂故有記，因屬如錦錄之爲吏隱堂後記云。

寬裕碑記

明楊爓

壬戌之秋，余受命山城甫入境。

見山川錯雜，穴居者且繩樞也。受事數日，催檄雨。下余念治頑民者，利用猛，遂嚴鞭笞之令。已逋者。

如故更爲誅求之法已逋者仍如故於是按籍而  
索履畝而求見向之繩樞者竟皆蠹戶也乃進父  
老問其故咸泣訴曰賦重豐歉俱病也歲屢稔吾  
等自分溝壑重爲歐陽公所延錢糧壓欠幾五年  
所光廟卽位蠲除今祇二年未完乃加督責密株  
連民何能忍死戀此故土耶余聞而傷之乃以用  
一緩二之說白於兩臺賴撫臺孫公按臺高公俱  
可其議歷年徵解而歸鴻漸集銖兩亦漸輸焉有  
是哉寬民乃所以裕國也淳居山谷無舟車往來



商賈輻湊民祇依耕作以生活卽不遇水旱盜賊  
時有流離困頓之苦况天時人事不可必乎後之  
蒞茲土者急國課亦當念民艱也熙宇歐陽公經  
今多年矣甘棠之愛猶在人口碑則知心勞政拙  
之旨當官君子不可不共念云黔桐楊爓立石節  
愛堂下崇禎戊寅嘉平月霑邑趙日慧得此碑草  
土中重立堂上

節愛碑記

明趙之琴

淳化在秦中彈丸區耳自崇

禎戊辰揭竿跳梁兵餉征調紛紛也余癸酉秋承

乏是邑七盤諸隘時以警告特鳩工取材爲鉛子  
鐵子火藥需用閏八月初九日賊至城下與戰三  
十餘陣始夜遯邑當孔道值軍興煩費民馬差之  
累多矣舊額工食四百兩今招養馬夫八名獸醫  
一名撥馬吏二名走遞夫四名每年工食一百兩  
八錢以舊額給之又儲銀六十兩爲差馬出外草  
價及上司差役賞賚亦舊額內備之餘銀二百三  
十九兩二錢買馬十五匹應差蓋本縣以斗邑當  
數路衝往額馬頭十五名每名畜騾馬四五匹猶

不免僱覓以故見年馬頭家破人離踵相接也今  
官買十五匹各里願貼腳力二頭在官當差以上  
諸費舊額盡矣草豆量派些湏以爲今年之用次  
年除用銀一百六十兩八錢餘銀買辦草豆不必  
復派民間永爲定例衙右隙地造馬房十楹馬夫  
住房五楹建馬神廟前官廳一楹便於查閱余爲  
地方計業不遺餘力矣客謂余曰災殄時艱何不  
姑爲苟且以示節愛余曰夫子言節用愛人孟子  
願學孔子獨不曰以佚道使民乎則知節愛非徒

煦育之也必有經久良法爲一勞永逸計斯真節  
愛耳規模既定鴻鴈漸復皆此養馬之政任怨任  
勞之所致是我以不節成其節以不愛成其愛民  
寧不鼓舞於耕作之日耶後之君子草豆之必察  
軍需城守之必飭凡余所綜理整頓者常在意中  
節愛且無暨矣故名其堂曰節愛堂何在卽聽政  
之堂也是爲記崇禎乙亥夏月日

堂名節愛寬裕碑已見於壬戌太守題詞其來久  
矣此記復以名其堂殆欲踵美前人耶

題名碑記

明歐陽煖

國家建府州縣各設正佐職

真分理官有賢不肖而一方休戚繫焉必有題名以記之雖歷歲久遠因名核實庶足啓觀感而興勸戒惟茲淳化係古甘泉桐邑舊爲全設自成化十八年分建三水丞簿續裁焉而令典仍舊也萬曆二十三年秋余奉命來治茲土見題名獨闕不能無慨於衷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湮沒益久其爲後人所慨歎又何如也乃考之縣志訪諸故老詢及鄉士大夫凡自我朝蒞茲土者出身資格到任離任顛末并中有治行著者雖詳畧不同各得

其梗槩命鐫於石豎之堂左俾後人覩斯記也指  
名考行某也賢某也不肖觀感所繫庶幾勸戒之  
心油然而興也記之未必無小補云萬曆戊戌二  
月日

重脩城隍廟碑記

明羅廷繡

廟故在縣治北門臨

通衢寢廟薄西山城麓下北鄰廢倉正德末臬副  
何公以學宮卑隘將遷學而易其廟邑父老僉曰  
學可遷而廟不可易仍緣前址移廟足矣於是遷  
殿宇於前時底法爾嘉靖中禮吾祖福翁甫創橋

畢乃構饗堂三楹於前竹軒袁公作翼室附高禔  
諸祠於其中葛古川則於殿基朽之辛亥間余叔  
承德公與張拱漢韓廷良輩思嗣其業作臬門門  
圍三洞刻鏤其上若樓臺狀以故臬門拆爲應門  
鐘樓一入應門左鼓樓一入應門右周繚以墻墻  
砌以磚堅且麗矣已而張韓輩礮石覆屋於臬應  
門之中懇余爲記余展謁進告曰諸君子謂廟制  
備乎張韓輩曰我等竭駑力以效尺寸未有所知  
余曰臨軒無蔽弗嚴也齋宿無所弗虔也若等其

謂何衆皆曰敢不饒爲行觀厥成焉夫城隍之義  
繫於秦祀國之有社祭之有蜡神兼主之故春而  
祈穀秋而報成於斯萃焉賞不足勸罰不足畏於  
斯質焉所以禦災捍患彰善殛惡者恒攸賴也諸  
君子思所以儼鬼神者有道矣記曰有其舉之莫  
敢廢也諸君子得之詩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  
單厥心書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  
祀則所以交神之道尙爲諸君子勗之余無能爲  
役迺聯樂章三闕俾歌以祀神 維廟有門巖巖



虎蟠維廟有垣赫赫雲屯神之攸止培養靈根  
維左有鏞雍雍桂叢維右有賁蓼蓼雷封神之聽  
之和平保庸 維社有墜匪神曷陳維蟻有迎匪  
神曷倫聰明正直統一聖真享祀不忒降福攸均  
民之畏威於時化醇 縣令褚公方蒞任聞之曰  
是有禪於事神治民之道請識之於是乎記

重脩城隍廟記

邑人張燦

世之居位爲民上者

有三大政曰事神曰事君曰使民以事神曰敬以  
事君曰忠以使民曰仁三者事殊而理一同條而

共貫敬在神則仁在民仁在民則忠在君矣敬之  
義大矣哉雖然難言之爲郡縣者其始至若旦日  
視事則於今夕齋戒宿廟鷄鳴起祀神此制也非  
敬也月朔望則謁拜廟下春秋則合風雲雷雨山  
川祀之其三時厲祭則城隍主之此制也非敬也  
敬其神者先求所以妥神必不惜費不憚勞俾廟  
貌森肅制度尊嚴令人一望而畏而後可以言敬  
又必營繕區畫悉出心裁而後可以言敬敬豈易  
言哉吾邑城隍廟多歷年所宮殿傾圮墻垣頽壞

鼓鏞二室或立或覆周圍石檻忽斷忽續甚至宿  
廟無憇息之所廟祝鮮容膝之地祀典雖存香煙  
久廢會涿鹿張公諱綸字朝弼者來宰是邑毅然  
以脩葺爲已任因吳逆之變輸輓旁午未遑也邇  
年兵革綏靖風雨調和卽詔三社四鄉紳士父老  
而諭之曰城隍廟非他淫祠比其脩之便令鄉約  
賈我璋等董其事茂才郭圉城羅嘉業葛維漢明  
經王新運則不時省察僕亦與焉公督理而課責  
之先蠲已俸次聽官僚士民施貲有差木石則計

值授價工役則按日給償甲子春二月卽事越丙寅秋八月告竣乃先兩廊成矣像貌端嚴門牖壯麗嗣殿堂修矣丹楹刻桷葦飛鳥革若寢室則瓦聯鴟尾簾捲蝦鬚若膳司則雲霞在戶日月臨軒二樓偪近也後者前之屹然不易廳舍幽闡也西者東之煥然可觀諸如塞掖門使其堅也開石檻寬其道也較諸往昔若增而高若引而長若敞而明若削而直闡邑之衆無不曰公之經制高邁古人也如此公之才識迥出庸衆也如此而不知皆

公之敬心成之也。夫公豈僅區區補缺葺廢爲能敬神已乎。夙夜寅清天鑒在上。凜凜兢兢罔敢踰越。則仁以使民忠以事君皆於此一敬基之矣。請勒諸貞砥貽後來者永式焉。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日。

重脩岱嶽廟記

明賈克忠

城東里許重巒疊岫前

巔高處則秦嶽廟金元以往爲崔府君祠沿革與廢俱有碑中峩而峙兩川帶之北通石門達子午西襟辰頭鳳皇諸險要廟宇雄巍有干霄之勢古

栢槐數百株或亭亭獨立或偃仰相錯下則曲徑  
流泉南畝東疇在望歲久日湮棖題漸散崇禎已  
已後廟左右俱戰場萑苻潛竄於其中邑侯趙公  
侶鶴謁廟而登每歎山川如故而前烈之盡湮也  
且要害之不守也舉儒官賈克孝劉斯通太學羅  
大緯鄉耆呂揚先等董其事庀材募工經始於丙  
子季春告竣於丁丑仲夏凡正殿寢宮左右祠鐘  
鼓樓與夫育嬰之室演樂之臺神門獻殿無不煥  
然高垣峭壁屹然郭外一保障矣計費若干緡皆

公所設處獨助童叟欲余爲記余因思公治淳三  
載無日不以城池爲事今聿新廟宇寧止祈休神  
祇已耶傳循良者惟治民事神爲兢兢公於治民  
德刑並用亦旣咸懷撫摩而期於輯寧則山靈轟  
起復加飭之俾肩背有相應之勢城野妙互應之  
機卽吳玠之築和尚原張浚之城潭毒山皆此意  
也而治民之本得於事神神之貺之有公精明之  
德焉况五嶽宗岱者也惟其有生生之德耳從此  
神無怨恫人無夭札神之生生皆公之生生也童

海化縣志 卷之八  
叟其亦其知之乎因舉以告而刻之石爲記

重建薄太后廟記

邑人宋振麟

古稱盛德百世祀

齋宮樸楠之制爵豆饗獻載在祀典至於遐鄉僻

壤山藪澤鹵其中鬱律磅礴之氣黻然不可掩者

則必爲奔走聚禱之所如漢薄太后身在南陵西

望其夫東望其子之不暇而奚有於茲土然外史

有言后方姓文帝嘗出宮至今高陵之崇皇寺地

况甘泉秦時當文帝幸祀時安知后不從而至后

所至沒而覓魄戀此卽爲俎豆之鄉可也蒼龍之



祥冒絮之教其盛德儷於商娥周任矣廟在邑東  
四十里小杜村當巖巖山之陰創建不知所始碑  
載明正德中土人寇琪談敏因廟圯重爲五楹迄  
今百五十餘年甕秃棟摧丹青黷昧民暫埽除而  
饗之而靈爽烜赫有禱立應每望風旗雲馬感神  
之不棄茲寂寞之區也年來風雨調和穀實豐穰  
其荷神之福澤也厚而神之食報茲土也無艾於  
是某某各出私餒卜日鳩工凡梁桷檐櫨甍瓦丹  
堊之用畢具不數月落成歲十月粵西文明府來

蒞斯邑撫民惠事神謹民旣迓神之休又被仁侯  
之德必將以敦厚禮讓相先凡擦豚蹄卮酒而來  
者不惟其私之爲而以唐醴泉父老入佛堂祝循  
良爲故事神亦不彰信於巫史而以母儀萬國爲  
嘉惠斯民之效則其登祀典也有自矣遂刻石以  
記之康熙七年某月日

重修公子扶蘇廟記

邑人宋振麟

雲陵之北傍山

而窮出者曰石門其西嶺曰何村高敞遼曼距邑  
十五里有廟祀秦冢君公子扶蘇公子長而賢以

諸生誦法孔子諫始皇始皇怒謫監上郡以死孔  
子之道剝蝕於戰國汗鱗於刑名從衡方術之口  
至秦而極公子奚從而知誦法孔子爲是公子賢  
矣哉陳涉之亡大澤猶詐稱公子奮呼而起從民  
望也秦有累世之虐而公子無一日之祀秦以不  
祀而公子長祀於後至今不絕豈所謂仁暴之徵  
歷久而難昧者耶居集鄉長者張志燁世爲何村  
人居廟旁習孔氏書隱於隴畝喟然歎曰神當時  
爲孔子死傷其志慕其義廟貌而俎豆之宜出於

孔子徒今數百里皆有事祈報而廟宇圯毀其何以妥神靈吾將集三鄉易舊構而新之於是重宮外垣次第告竣是歲年穀豐熟享祀之日士女嬉熙焉廟有四松皆千年物也黛色銅柯與丹碧相映廟新數年值今尹全州公興學重士與漢蜀郡爲二文謁是廟卮酒酌神顧盼躔之益嘉長者之高義長者旣歿其猶子鳳翼於康熙十年春將有事於廟以爲舊碑斷落始卒不具吾懼泯叔父之澤也向余請記余愛其門風舊德思敬思孝遂爲

記之使人知誦法孔子之言而神之得長祀於後  
世尸祝瞻仰之者不爲無本是廟也其始建不可  
考獨古松八九圍樛枝參天相傳自元大德年脩  
復至今已三百六十餘歲矣

四公生祠萬民戴德碑記

邑人賈我琪

皇上龍飛八年鏡照萬方幽微畢徹乃眷西顧特簡  
諸重臣持節分理於是大司馬莫公督秦晉大中  
丞白公撫三秦錢穀會計則昇阿公明刑弼教則  
昇穆公旣陞辭

帝曰都維茲西土汙萊不治其慎乃成命以往檄下  
各府州縣訪一切之不便者與民更始惟我淳邑  
三輔舊地而疲困滋甚先年疊遭兵禍饑饉頻仍  
順治中下墾荒之令二三有司開報失實以致有  
賦無地有地無民始則包賠繼而鬻育又繼而逃  
亡夫問民疾苦拊摩而噢咻之良司牧責也或矯  
詔發粟或四方水旱災傷以告使閭閻隱痛得以  
上聞而恩澤亦因下究此古大臣之誼秉衡者事  
也惟是兩臺愛養斯民行與藩臬二公分疆按部

履畝踏荒郡太守劉公又仰承德意而力行之得  
捏報之數六百三十四頃四十畝零包科糧一千  
五百四十三石零新荒之數三百三十四頃九十  
畝零賠糧六百九十一石零卽彙報以

聞已而

皇恩大沛甘澤旁敷舉從前之捏報者包賠者新荒  
者及逃亡後五六年之積欠者盡行豁免以鹿  
場蠲戶之淳化轉而爲光天霽日之淳化以兒啼  
饑妻號寒嗟萋楚怨此儻之淳化轉而爲士誦於

庠民耕於野之淳化猶是淳化也馬力已竭猿淚  
徒哀微兩臺之力烏能使起死而生也哉仰沐仁  
恩低徊而不能釋於是相地之曠者得繡衣行署  
之左鳩工庀材建爲生祠而祀之而且祝之惟古  
今祀典有道德仁義之美則祀之能捍大災禦大  
患則祀之今以一時元佐簡在

帝心其豐功偉烈勒鼎銘鐘區區一祠何足重雖然  
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於以興利除弊起萬姓  
之沉淪釋



一人之宵旰舉凡疾痛疴癢且相關切如此豈不同於捍大災禦大患與道德仁義相媲美也哉吾知薄海內外皆在群公生成覆載中盛德之沁人心尤爲千百世所稱道廟貌俎豆蓋不止於一邑一方而淳之祀之其左券云康熙八年九月日

趙公生祠碑記

宜川劉漢客

生祠者古法之遺乎

廟貌壇墠之已早何也曰傳有之俎豆者報功者也權必在上權不必在上畏壘之民之用之其遺也古之人非惡此而逃之惟恐緣飾之不肖古法

亡矣雖然未有碩功駿烈銘諸民心而不可以觀  
諸侯也用是臨文先歎客秦人也觀秦政得所爲  
淳化侯趙先生者先生之學幼明毛鄭詩旁通春  
秋左氏傳彊仕好易出入子史釋禍不空言願得  
牧民之職以自効乃綰綬蒞淳化淳化處西安山  
繡之窮山高城下一有梟狼憑城而呼一窮也田  
高水下水屬不理而稼力窳些二窮也封畛土略  
無恙也夫耕不食婦織不裳三窮也璜序日黜麗  
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四窮也四窮不可以爲

邑猶邑也簿書錢穀不敵御旅監門之廢而班事  
序民一視旁大邑所謂卑而貢重者旬服也五窮  
也日抱此五窮以與民周旋亦何政之能爲先生  
曰命矣夫吾以淳化自厲也乃周爰執事眠城之  
圯缺不治者三百餘版蠲俸掇度之復設險制敵  
爲樓者九垂其五於外壁帶懸楣與河影相上下  
無事率更守麗譙有事則紳朝令夕輒罷諸父老  
子弟貧且孤者於是塞一窮爲城最亂有間露冕  
而行治野之法兩山間之水加疏道焉爲川大川

江仁縣志 卷之八  
之上有涂加築治焉爲路治隰者以露田治高者  
以縵田治衍沃者以代田而均田之事寓其間於  
是塞一竅爲田最田野均矣地無墾闢之農奈何  
曰招徠之乃令各并帑就高爲堡肆耕其中以防  
寇至歷畝而征蠲其荒以與民休息缺耕牛者相  
與傭輓犁請上皆報可合計得民三百四十九丁  
熟糧四百餘石而塞一竅爲民最民不歸咎在民  
士子久廢謠吟沒齒不知嘉賓笙簧之樂咎豈在  
士鎮宮墻以攝其威摩詩書以作其氣捭波助瀾

煥然明備近科賢書明經高等之士不問可知爲  
先生弟子夫保障成矣笠鑄興矣輪輓載道讀書  
有聲使六曹故牒不蔽風雨追呼殘徭尙滯囚闌  
何以靜掃庭訟響荅詩筒哉於是塞一窟爲士最  
而復塞一窟爲簿書錢穀最甚矣先生之材之鉅  
也其他隱微細行米鹽零雜不敢書取循吏傳以  
擬田書渤海弭盜書江東守古法也其治蹟尤異  
超出五最外者不敢從一郡一邑書取黃潁川薛  
馮翊不以循吏而別自爲傳待史氏也若曰廟貌

壇墀之已早先生欲拒而逃之權在下也諸父老  
聞之僉曰信然哉請鑄吾子之記於西山之石

文公生祠請蠲浮糧碑記

邑人姚開先

皇帝臨御之七年詔天部曰陝以西股肱郡歲旱民  
饑蘇祐惟人徂茲督撫迄州縣惟賢惟能乃推乃  
授時銓衡廉公材符分淳封甫下車見通賦山集  
殘黎告困問所受弊狀乃在於捏報之累新荒之  
累力請蠲除四境方安堵無恐邑人士謀垂公德  
於不朽請鑿其事於石粵稽邑中成賦定額蓋二

萬一千云自中州錦帆趙公始請豁爲五千六百  
嗣是臨淄公希迎憲令捏復舊額之半鍾山公屢  
請題豁未稱報罷適臺使者部臨甘泉檢荒熟爲  
子遺蘇困里書錯謬跡涉冒免嚴訊地糧不符之  
由萬目睽睽正坐棘手而公適至矣噫環淳皆山  
也其田塉塉爾其民蠢蠢爾其巢居穴處寥寥爾  
煙火不相望鷄犬之聲不相聞當其盛時竭土之  
所出供租之所入不遑寧我婦子况經逆寇盤踞  
膏鋒刃者什之二三矣更歷庚辰奇荒填溝壑者

什之八九矣自中州趙公後蒞茲土者有公費之  
需有贖錢蓋罰之需民力幾何而彼有二累此有  
三需求其不逋賦山集殘黎坐困豈可得哉然則  
捏報之累至今日而極矣民何以相保僉曰待我  
公新荒之累較往歲而劇矣民何以相保僉曰待  
我公地糧之不符未經開釋矣民何以相保僉曰  
待我公公之始至盡去他名之稅與百姓講休息  
之方浮費積弊也力除之羨餘舊例也痛裁之監  
政久滯也權通之禁里馬清衙蠹公行價課儒生



恤善良屏豪右接紳士以禮待耆老以誠種種仁  
政難更僕數要之請豁浮糧爲第一總查浮糧之  
捏報者新荒者詳列其款鱗次成冊親詣制撫兩  
臺流涕而哀籲之且以去就爭方許可特疏除之  
然冒免駁查未已也或曰賦役久不符求於捏報  
新荒內擇抵之足矣或曰荒熟盈縮無容辭也免  
追已往足矣蓋危辭也公曰是非冒免未得所爲  
不符之故爾於是忘餐廢寢爬源梳流果得故明  
地糧遺碑喜見顏面曰在是矣淳邑地糧原以六

則相準而全書所載約金銀銅鐵爲四等破六則  
爲四等納鑿何能相入執其冊復親詣兩臺流涕  
而哀額之且以去就爭得弗問公以戊申十月來  
蒞任奉

旨  
在巳酉之六月其間僅九閱月耳舉向所謂捏報  
者請豁一千五百四十三石零向所謂新荒者請  
豁六百九十一石零向所謂地糧不符之六百七  
十餘石者徹底澄清升斗無加焉方是時邑民莫  
不隳呼相慶公曰未也計通邑見稅歲未滿六千

積七八年來逋賦盈有餘額獻扑何堪綜其數復  
親詣兩臺流涕而哀籲之且以去就爭俱得免墮  
民力竭矣浸假而浮糧不除浸假而夙逋猶存鬻  
妻賣子困不能償勢不至呼天肆奔不止公奏理  
期月間流亡復還愁痛笑歌生死骨肉淳之民幸  
矣哉前有逆寇之厄奇荒之厄中州公蘇其肌理  
今有捏報之累新荒之累地糧不符之累我公醫  
其沉痾不有中州公民何以至今日不有我公民  
何以保來茲清畏人知中州公與公同勞謙精卓

公蓋過焉昔稱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吾於公與中  
州公亦云康熙八年十月日

趙文二公合祠記

長洲張如錦

禮云有功德於民

則祀之又云能捍大患禦大災則祀之中州錦帆  
趙公粵西清也文公之祀於茲邑也宜也考趙公  
祠重葺於康熙三年越八載乃建文公祠今趙公  
祠雖漸圯然兩楹無恙而文公祠已委廢抑何歲  
月先後而存毀不同如此幸請蠲浮糧碑尙存披  
荆棘拂草土得讀姚公堯門所撰記使人感泣宜

邑諸父老流連眷慕之不忘也余以謏劣幸承兩  
賢後撫輯窮黎勉供厥職欲脩復文公祠未遑也  
因鳩工役補甃瓦整理趙公祠隨置文公木主迎  
而合祀於其室并募夫移其碑與趙公碑並峙或  
曰合祀禮與余曰禮也二公善政口碑娓娓能言  
之碑記則又縷縷道之悵悵述之要以請蠲浮糧  
爲最趙公旣請之於前文公復請之於後趙公之  
請蠲者其數浮文公之請蠲者其數減似趙難而  
文易乃一則當底定撫卹之初一則值妄捏積逋

之後實趙較易而文更難要皆禮所謂有功德於  
民者也能捍大患禦大災者也合而祀之其誰曰  
不宜於戲甘棠之蔭陰雨之膏遐哉邈矣子弟田  
疇謳吟勿輟庶幾有髣髴其人者乎俎豆牲醴祀  
事時舉余方與邑諸父老褻回瞻仰靡已云趙公  
諱賓號錦帆順治丙戌科進士河南陽武縣人文  
公諱秉濂字天池號清也順治丁酉科舉人廣西  
全州人

朱公生祠碑記

三原樊咸脩

三代以前社稷五祀

其典攸重然三辰五行名山大川外亦必列令德  
之人攷左氏外傳法施民勞定國禦大災捍大患  
者皆有常祀此祀之制自上者也迨畏壘有祝見  
於漆園之篇嗣是澤浹一鄉功被一邑者莫不生  
而祀之以志不忘樂社桐鄉其明証已此祀之出  
自下者也夫有祀必有記雖質樸無文者亦能道  
其美盛假青鏤以傳不朽所從來尙矣邑侯朱公  
以毘陵名雋高擢南宮綰符茲土具宰天下之器  
而烹小鮮恢恢乎游必有餘甫下車覩風俗頽敝

生齒凋殘矢清畏人知之操毅然以興教誠民爲  
已任念淳土自壬子發祥後閱歷五科賦鹿鳴者  
絕響公曰此非盡風水之咎也爰立會課藝久而  
弗倦分金養士秉燭校文癸酉登賢書者二人皆  
公門下知名士由是爭自濯磨共返陽鱗躍冶之  
習後此步武而接踵者未有艾也城周垣不數十  
雉居民百餘家供億煩雜門差旁午萇楚苕華之  
歎非仁人孰能恤之公日用所需悉照平價給發  
於一切雜徭盡爲蠲免市無追呼之聲廛有安居



之樂至邑之市集舊列南北城闔外行旅盡由外  
郭旗亭列肆而居者無以謀朝夕公從士民請移  
市集於城之中衢商旅往來不阻行踪共慶熙穰  
雖彈丸如通都往歲旱蝗爲災縣磬者十室而九  
城內兩郭及附近待公舉火者數百餘家公請賑  
之復請蠲給粟之餘繼以給粥闔邑皆沾實惠而  
縣治賴以全活者尤衆當數米炊珠之日鮮有蒙  
袂而輯屨者至今戴生養之恩不啻鄭字賈名之  
感也公理淳之五載以治行第一奉

綸音內擢士民籲當路願借一年不得遂建祀鑿石  
希余述其大略云至若革羨耗除煩苛平刑獄敬  
老慈幼彰善癉惡諸美政已有記之者不復書

六烈祠記

長洲張如錦

祠者何祠六烈女也六女

者何杜氏田氏皆羅婦同日遭寇變投井死杜養  
女二田女一皆從死所謂一門五烈也其一葛氏  
女先三年遭寇變以賊汙其手絕食而死所謂十  
三齡奇女子也亦同里也余方蒞任過羅門見署  
曰五烈肅然起敬及補葺邑志徵軼事又得葛氏

一烈益不禁慨歎久之淳化固小邑山川靈淑之  
氣鬱積盤礴於數十里內誕生節烈可以垂簡編  
可以光俎豆昔夫子脩春秋錄一伯姬歐陽公作  
五代史五十餘年僅得一李氏今一旦得六人奇  
矣六人中杜二女皆廝養葛之年方十三則更奇  
矣以今視昔與所記赴火斷臂何異所慮歲月綿  
邈遺跡漸湮赫赫英靈能無怨恫非所以勵風俗  
垂不朽也於是虔城西隲地蠲俸鳩工特建數椽  
設木主其中題曰六烈祠俾得以時饗祀而邑人

亦其瞻仰焉維茲六女雖未得綽楔之褒而百世  
之祠如祠之初井流涓涓山崖如削想覓魄猶應  
戀此余旣載諸志竊附春秋五代史之義後有來  
者式其祠考其行事甘泉一勺水鈎弋夫人之所  
憑依也試掬以獻里老爭相語六女殆不亡云

永安橋記

明羅廷紳

城北里許有澗當衝衢歲久

滋深人謂舊有橋不知圯於何時故址不存行者  
由壽峰下間道縈迴相視爲病吾祖福泉翁年獨  
高猶能憶故址所在惻然曰生欲有益於時沒欲

有稱於後人情也矧橋梁道路王政所不可缺司  
牧者未之舉匪我孰任乃於嘉靖甲辰冬袁澗深  
數十丈鳩集工作計費程工資用供給日踰二庖  
有奇祖以工力浩瀚事無統紀難以責實效乃擇  
謹厚者數輩督匠役割飲食日扶藜杖親視之朝  
暮惓惓不離其處諸子姓懼其太勞跽請身代祖  
不許曰汝業乃儒修乃官母與吾事行李不便固  
商旅之病而土脈不續亦風水之咎是橋成吾願  
足矣何勞之恤子姓慄慄不敢言工以費廣一時

不能急就比丙午秋九月而橋始成下濶十一丈  
上二丈屹然一坦途也祖忻然笑曰吾志遂矣但  
水道未通恐淫雨難洩俄一人荷鍤至與其徒相  
揖曰我輩善爲洞但與我值衆駭異如鬼神所致  
卽命鑿洞數十丈水決於傍漸流洋洋人踐於梁  
行旅彭彭爲墉爲坊其永無戕仍命曰永安從舊  
稱也時邑侯林公文明嘉賞之觴余祖曰興利除  
害王者之政也宣澤惠民有司之事也公一耆壽  
乃能補王政所未備行有司所未爲鉅工告成如

矢如虹僕牧茲土愧哉未能祖曰吾所以爲此者  
祇以利行人足吾願耳至勸勞鼓舞公之功亦不  
可忘也乃命紳記其事

重建永安橋記

長洲張如錦

余治淳化之明年邑

中諸紳士耆庶以重建永安橋請時拮据未遑也  
明年又相率以請其言曰橋故在北門外不里許  
相傳漢昭帝時始築以達雲陵殆坦坦綿數十里  
以後興廢不可悉考祇按舊志明宣德中縣令邢  
公清脩復後又廢嘉靖中羅氏福田翁又脩復碑

記尙存迺自萬曆四十二年又廢迄今八十又八年無起而重建者於是往來病之而覘地脈者且鰓鰓然以爲慮久矣蓋淳化山城僻且陋而其西北石門鳳皇直達子午諸山襟帶起伏靈氣之鬱積皆蜿蜒迴薄而會於此漢爲鎮唐爲寨至宋立爲縣意者叢爾之區其生殖沃衍猶可想見也夫凡氣之佳者必有自來所患來而忽斷其氣且索焉中止當明萬曆中年邑猶號蕃庶迨橋旣廢行道之人不得已縈紆經壽峰下數十年來廬井蹙



耗市屢衰歇商旅却走戶口流移環山煙火不得  
與此縣村聚等此吾儕隱憂而亟望良司牧振興  
者也余因思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誘於不可復  
者何可勝數唯茲橋梁如砥如矢舊址淪沒得無  
道第不治而徒爲臨民漱浣之所惋歎余未稔地  
脈姑引經義以告之易之剝曰不利有攸往其上  
九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蓋剝之極而將復也今  
之淳化可謂剝矣余嘗過通潤庄頭諸村見菽麥  
盈車不得達於城市其不利往固宜誠因時修復

將見行者歌於塗居者嬉於市未知視前此爲鎮  
爲寨何若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庶幾有車鄰鄰  
於秦風占得輿之象焉復之初日不遠復无祗悔  
而又何地旃阻絕之有諸紳士耆庶欣然曰幸哉  
侯之能振興也是一役也而闔邑其利焉敢不踴  
躍輸將以從乃計其工鳩其值所費若干緡余蠲  
俸以倡次聽輸助各有差經始於二月十有九日  
中以農功暫輟落成於十月朔日以通行旅亦以  
補風水一橋雖小所關於由剝而復者大矣仍命

曰永安亦望其永而不更廢斯淳化之民之幸也  
敢記之以告來者

聖濟橋記

明羅廷繡

聖人橋者肇於漢建元時孝

武避暑甘泉宮以稱制而得名也橋圯而名其地  
者至今不改嘉靖初余見南岸一壁猶峙尋沒於  
水水出自谷其流峻而湍悍兩岸夾擊漸衝成淵  
其深叵測遇暴雨泛漲則罔有津涯一涉於淵載  
胥溺已行旅每每病之頃耆民姚士祿者鳩石工  
經營數年不就於其上狹處架木爲橋已卽蕩廢

無存嘉靖乙丑余家居偕王子東川及弟紳謀之  
未幾食士王車街民武希賢若而人相率而來願  
效勞焉余三人醜金治具戒於衆衆咸至余三人  
揚觶而言曰若等飲斯量力以助石工工成脫險  
甚大惠也衆曰諾各願捐粟若干石不及者減以  
半數自舉而書於籍照數輸工所無何輸者什之  
三弟紳乃計其徒庸載其餼糧數自往而考厥成  
值丙寅秋洛州李君以華州判來攝縣事經工所  
促未輸者半補所乏灰鐵若干斤甫數旬而橋聯

再閱月而工成一日余三人偕洛川君往省其成  
賞工匠以下各有差衆歡聲鼓動稱誦功德不已  
李君以修復之難而成功之易也屬余爲記余唯  
唯是役也計其延袤無慮百尺崇半之托始於建  
元再成於隆慶紀元之辰更名曰聖濟橋其施者  
書之碑陰俾後之過者知所自云記畢復繫以歌  
亦勸之使勿壞意也歌曰於皇澗兮天塹嗟吾民  
兮昏墊經漢武兮稱制幸甘泉兮肇建代易變兮  
靡監遇洪濤兮輒汎構木石兮旋圯羌中道兮重

窳厯哲人兮殷憂丕殫心兮呻吟擴規模兮恢弘  
集衆力兮罔憚督般輸兮屢省公紀載兮米鹽頃  
蜿蜒兮落成俯流澦兮巖巉砥周道兮矢直亘地  
維兮虹見豎豐碑兮摛辭願千載兮無厭

北闕堡碑記

明賈克忠

蓋聞大易垂守國之訓周

官嚴掌固之防險阻之重所從來遠矣故清晏之  
時猶必謹烽堠慎鈴柝况枹鼓數驚可不墉壑以  
自固哉七八年間米師青犢雲擾域中郡邑之望  
風瓦解者歲屢見告豈必人無嬰城之志士鮮奮

臂之呼良由平居不惜管蒯輒蹈渠丘之跡耳淳  
邑列萬壑中守禦單弱不啻黑子孤懸所恃以扞  
衛者非雉堞莫賴幸遇東海趙侶鶴先生縮符茲  
土甫下車增卑倍薄建閭樹柵四壁屹然有金城  
之固矣公復切輔車唇齒之慮屬關民而告之曰  
內隄固而外無藩垣爾民其何以自蔽况北之險  
逾於南北之齒更繁於南盍共矢乃力以各垣一  
方民信公之愛下以誠也費之欲以衛吾財勞之  
欲以休吾力其何煩之敢憚居民姚來用姜士昌

等相與率作歛貲購地是掾是度百堵俄興就工  
於十有一月之七日告成於正月二十有二日三  
閱月而竣所費九十六緡有奇得之間架者十之  
八九得之人工者十之二三民樂於輸而速於成  
非皆體公之心以爲心耶是役也不惟樹郭外之  
屏翰並以壯內城之藩籬公之德與帶礪而並永  
矣余嘉其績而恐後人之忘所自也於是乎記崇  
禎九年五月日

傳



姚經歷王五合傳

長洲張遇

姚公嘗為縣令矣以

經歷死於官不繫縣令繫經歷見其官愈卑節愈

烈云公諱開先字堯門淳化集義里人讀書通古

今為名諸生順治五年選貢生十三年任山西汾

州府臨縣知縣嗣以母喪歸康熙十年赴補乃得

四川鹽井衛經歷或以卑且瘠為言公慨然曰官

何論尊卑視吾職何如耳寧以地方瘠薄為廉吏

病哉單車就道其志意固已不侔矣蒞任及歲餘

吳逆變起滇中賊黨入蜀一時州縣多望風瓦解

公獨守閒署凝然不動未幾賊至倉卒被獲逼降  
之授以僞勅公立碎之大呼曰我

本朝臣子當爲

本朝死鼠賊以微貲可爵祿餌耶大罵不置口賊方  
囚之遂於會豐營投繯而死時十三年十二月十  
三日也年五十四是時吳逆勢張甚平涼鎮臣王  
輔臣復據城以叛先令軍中曰遠近壯士能從我  
者吾能富貴之淳化距平涼六百餘里王五者名  
弘毅世居淳化之白堡村務農多膂力平日爲地

方捍禦村人目爲狼王五賊方招集驍勇以五六  
百騎攻白堡堡單薄不能守旣陷急索狼王五何  
在弘毅應聲出曰我王五也村衆皆奔散獨奮勇  
力敵賊蜂擁縛之曰從則授汝以官不從則死弘  
毅曰我非畏死者復瞋目罵如雷而身首異處矣  
時十四年五月某日距姚公死甫半載姚有子謙  
扶櫬歸後中癸酉科舉人王素貧鄉人收其屍以  
歛甘泉寓叟曰淳化在崖谷中以紀年爲名猶  
有聞而稱道之者姚固微秩王乃一村農大節凜

然其無忝忠義如此然則淳化之名豈不尤重乎  
其人哉嗚呼難矣

孝義傳

賈鷄李一鵬

余署淳化諭之明年葛子松

齡舉明經余與周旋悉其家世祖若父懇摯慈諒  
皆性成而行誼表表乃爲述其大略以傳祖諱俊  
字前山八歲失怙恃養於外家趙氏趙素封或勸  
爲其後俊潛然涕曰幼失父母是天之懲不孝也  
遂因而爲螺贏之負乎是益之不孝也葛氏爲若  
敖之鬼矣何以慰父母聞者皆曰孝子也年二十

能自食其力當明啓禎時頭會箕歛人不勝賠累  
獨以單寒丁里甲門戶無逋無逃無何歲大饑藜  
藟不糝糠覈弗給者比屋皆是俊僅中產能自活  
每出其贏餘調穀而廩之當是時荆棘塞途乃繭  
足冒險走隣境營升斗以煦嫗濡沫茲無所輾轉  
之比閭族黨全活甚衆嗟乎當此人相食骨肉不  
相庇而獨能起人之殄殍侘傺而無所靳惜則所  
謂仁人長者其是也且於里閭之婚嫁喪葬不克  
自致者贍給未易僕數而賴以舉火者食其惠感

其德遠近歸譽焉邑侯趙公舉以端鄉里之望諸  
營建修造皆俾董其成專精勵意不蠹公不媵私  
事事就理期不負嘉惠斯民之至意以故數十年  
歷宰茲土者莫不嘉其善云康熙十五年無疾告  
終壽八十二長子崇明負性克肖

國初草澤尙多伏莽間關數百里負米養親母劉氏  
病禱天願以身代倣古人嘗糞知不起號痛幾不  
能生母歿後事父惟謹晨夕溫清無倦色及歿哀  
毀逾禮釋服之日復過哀慟跌而逝年五十八有

子四長松齡康熙戊寅歲貢生季檜齡廩生餘安業成立孫枝並茂人以為孝義世德之報云

七烈傳

陽武趙賓

七烈者二為羅婦五則羅女或

養女也女有家者二其三尙未賦豔天有家者一曰鴈珠為萊州公長孫諸生補袞女竹山長其從大父也幼撫之笄年歸涇庠生郭來輔未匝月延寇突出掠郭故有高樓村人及郭之族集焉賊用火攻急眾醜黃白細軟餌之賊曰何須此樓有四新婦出之圍可解樓中人面相窺也鴈珠心知其

所謂曰此頭可斷此身不可辱從容登絕頂墜樓  
死時年十八耳群賊義之安其魄於中庭列拜去  
不羈感其事終身不復娶死之日崇禎二年上元  
也後十七年又有竇芳事竇芳者竹山長長子  
生裹衮女母楊婉時夢奉天竇烈女偕其從姊  
璇珠來其家遂名焉長適三原房大猷房亦衣冠  
歿竇芳于歸後無何兵丁亂亦集樓上勢不支亦  
上樓死問其年亦十八考其時亦順治二年正月  
也何其與鴈珠前後若符節無亦衣襦時



之嘉夢是踐耶自芳之死一易臘羅之孀婦室女  
杜田若而氏復以烈稱杜氏者生員光前女爲諸  
生章袞妻章袞者亦萊州公諸孫也章袞死杜稱  
未亡十餘載三年六月土寇襲淳化杜呼其養女  
淑明淑儀曰我孀婦也誼不容見賊并吾死所也  
死之二女義不忍獨生亦死之嗚呼杜猶士之女  
士之妻也或於班大家書有所聞如二女者天性  
固然其激勵興起要所聞於杜氏之風者不淺矣  
杜復有夫姪婦田氏田氏父見龍夫群芳翁卽補

袞也實鴈珠之丘嫂萊州公曾孫婦云自田氏之  
失群芳以誓栢舟撫其女曰優者與杜氏連壻居  
是時女優年十四田聞變曰娶與女俱不可落賊  
手遂携女投於杜氏所死井及變定五人者屍纍  
纍出井幹間淳人士見之無不垂涕余謀所以表  
其間及二烈之子群猷飛文輩復其身已牒而請  
猶未施行此七烈者人萃一姓系出同祖嗚呼痛  
矣嗚呼盛矣惟鴈珠有女中丈夫一綽楔樹涇干  
餘旌門表閭寂寂焉姑次第之以俟採風

見通志

墓表

贈通政羅公墓碑

明喬世寧

贈通政羅公者中丞

君廷繡父也中丞君旣塋其父乃屬余爲墓道碑  
余與中丞君同進士科又里居特近以是得習公  
事行云碑曰公名仁夫字孟居嘗讀書壽峰山下  
因自號壽峯上世蓋涇陽人涇陽分置淳化以羅  
氏附淳化籍七世祖曰仲德仲德生士先士先生  
聚聚生文善文善生楫楫以舉人授商水令陞知  
開州開州公生九霄卽公父也配姚氏弘治癸丑

生公而側室姚氏又生賢夫正夫中夫始公父教  
子甚嚴約曰一子有過諸子並引過伏責公獨以  
遵教得父懽後公生中丞君與季子廷綬卽用父  
教嚴督之而中丞有二子曰元允廷綬二子曰光  
克亦皆公身自教者羅氏自開州公顯矣至公兄  
弟皆遊太學登仕籍有聲今公子爲中丞中夫子  
廷紳爲知府正夫子廷傑紳弟廷纁與元允光又  
俱爲諸生有名而族子弟爲諸生者復十餘人羅  
氏遂大著闕輔間而偁教興宗振家聲者實自公

始公少負奇氣又博學宏覽究當世之務一時士  
多遊門下輒成名以去而公顧數試數不第嘉靖  
甲申選貢入太學則益友天下名士日益審識治  
體習聞國家典故乃其志益欲用世自見矣旣卒  
業且歸中丞君請留養京師公不從會當奏考功  
郎績因請就封公又不從曰吾欲受一官身報明  
主以功業自施於世乃其配袁氏封安人公竟注  
選籍中丞君曰今貢途率偃蹇不得志大人何僕  
僕就此爲也公曰成功之會不必擇官烈士殉名

期於得志是安可與世俗違也委吏乘田孔子且  
安焉汝顧謂不屑就何也且柳下惠於陵子固賢  
聖人也然皆不辭小官彼其志何爲者耶夫鴻鵠  
翔於寥廓鸚雀飛不離蒿艾亦各適其志也汝其  
無違吾志中丞君不得已乃以父歸癸丑授樂平  
令會中丞君以通政奏蹟又請就封公又不從袁  
安人進封恭人而公竟往樂平至卽脩學宮建名  
宦鄉賢祠往徭銀餘數百金縣官率裁取自用公  
盡除去著爲令樂平地半山瘠逋賦日多公爲除

定等則均之已又決李穰疑獄名益盛稱晉中樂  
平人甚賴焉乙卯中丞君陞巡撫四川特取道樂  
平省公因請公休時公亦以中丞君命下有歸志  
乃具白撫按以行樂平人重公去日遮留公竟請  
致仕歸中丞公則泣告余曰父病革時呼廷繡囑  
曰吾家受國恩三世矣圖報者當在爾小子其無  
忘吾言比卒無一語及私其夙志尙耿耿也余慨  
然太息曰嗟乎以世俗觀公其誰謂公不遇哉然  
余獨爲公紉之夫閭巷之夫無能用世得賢子孫

以顯名傳後幸矣公足自致顯名者治樂平甫年  
餘乃百姓德公留公已若此是循良之效非耶使  
得畢志遇時則功澤安可量也顧獨以子故抑其  
志不盡施用君子蓋有憐才之歎云以是知古今  
豪傑之士功業皆繫於際遇而科目顧可以盡人  
哉公卒在丁巳四月壽六十五歛以縣官服中丞  
君仰天痛哭曰吾竟不及致封命於吾父矣天平  
夫乎乃含哀布情悃奏上上憐之得贈右通政戊  
午八月以通政禮葬墓在縣北祖塋西一里辛酉



五月墓碑成

知府羅公墓誌銘

明表禎

君諱奎字文光號雲楚

羅氏先涇陽人宋淳化中置淳化縣始祖仲德占籍義門里世爲淳化人仲德生士先士先生聚聚生文善以高祖諱楫貴封文林郎河南商水縣知縣楫景泰庚午科亞魁筮仕商水後陞開州知州曾祖諱九思山西夏縣知縣祖諱學夫祖妣姚氏生四子長諱廷輝君父也以君貴封知縣後贈員外郎配姚氏初封孺人後贈宜人生四子長卽君

君幼從余遊經傳子史目過輒成誦人咸奇之壬戌首補弟子員數試冠諸名士甲子一舉鄉試中式隆慶戊辰登羅萬化榜進士己巳除知河南上蔡縣萬曆癸酉臺省員缺君得中丞推薦入選乃例靳限年陞授兵部武庫司主事越甲戌聞父訃終制丁丑起復補職方司主事壬午陞武庫司員外郎時方出餉延寧甫竣事計報陞知山東萊州府乙酉夏四月歸里六月二日卒距生嘉靖乙巳得年僅四十又一耳壯行有沮志願弗酬吁嗟傷

哉君負美質自髫年爲弟子員爲舉子登仕矢志  
勤約靜居肄業不知有紛華娛悅相從幾十年未  
嘗見與群子弟嬉戲遨遊亦未見比昵姦聲亂色  
居官服食器用率儉素如寒士有足多者上蔡路  
衝疲供應後煩往有羨金餘五百官多乾沒君除  
爲募夫繕城著爲令田糧久不均履畝限域定等  
邑故多豪猾悉按捕論死姦吏賂遺外交罔敢私  
通以故治行茂著薦擢司馬僚立朝數年守制者  
一出使者三未及爲郎署視篆卽外補遇今上大

閱管理九門蒙欽賞綵紵清理京營伍籍預議邊情卽與寅長不合受謗弗恤也東萊瀕海爲邊郡人悍俗侈難治君惟虚心應事會歲稔百姓困極府治城堞多頽傾乃曰古有救荒興役濟饑者非其時耶計搜報簿銀募工修築量食支給甫兩月完葺再請發賑金三千時穀踊貴計名銀九分易穀斗餘乃檄各屬半出倉積代銀而留銀貯庫俟秋易穀還倉該得斗餘者得三斗餓夫歡受惠焉他如豪吏抵死李妻坐誣杖殺土惡王天祐等擒

治礦首陳大德等洗膠州守受誣理昌邑丞虧枉  
鉤強扶善無俟悉數士民方仰循良詎意奸讒亂  
聽計傷疏歸豈非數哉君雅孝友任蔡日奉祖母  
偕父母迎養適萊仍取三弟奉母如蔡食共案衣  
共采宦置田產共分給歷官頗久居止卑隘亦可  
以見矣配任宜人子男六大綸大紀大緘大縉大  
緯大纘俱幼女二俱未字大綸等將以今年十二  
月廿五日塋君窆子村新阡持君族兄椿之狀約  
銘余爲誌其事而銘曰於赫世族君爲太守幼學

冠英求志卓壯行方懋竟心休勢可乘以巨施顧  
數之靳而弗盡理可俟以脩齡顧命之奇而莫留  
豈蒼蒼者預有定抑泯泯者尙或尤鬱鬱佳城居  
已矣君其正瞑目於首丘

勅贈署遊擊事韓公墓碣

邑人羅璇袞

公諱璽聖世

籍淳化之集義里其大父父皆以錢鏰起家公自  
幼喜談韜鈴不事家人操作聞萑苻之警卽奮臂  
欲先叩其所志同於乘長風破萬里浪順治二年  
執戈從戎南征逆氛王二等恢復鄖鄉遂隸鄖督

帥佟標下擁盾騫旗屢立戰功自大帥以及叅伍  
咸厚遇之軍中覩其驍勇咸曰其淮陰之流亞與  
由掌旗授千總由千總題補守備康熙十七年逆  
寇窟穴竹房奉令進剿血戰谷山以敵衆我寡力  
屈被擒逆黨械解湖南衡州府賊首素聞其勇畧  
欲降之公奮常山之舌不少挫遂爲所害大兵平  
衡州訪死綏將士因得

上聞奉

旨贈署遊擊事用慰忠魂公生天啓二年三月十八

日委命於康熙十八年二月初七日年六十一元  
配張氏子弘範公表阡有日弟璽曾及子乞余文  
鏡石余述其行事而爲之銘曰

惟公燕頷猿臂兮武勇絕人續著江漢兮帶斷建  
輪數奇李廣兮星殞湘濱慷慨節烈兮名遠

楓宸梓里咸重兮氣壯三秦母慮其沒兮壽於大椿

論議

涇渠總論 宋東徵求  
涇水出安定郡峽頭山西自

平涼界來經邠州新平淳化二縣入乾州永壽縣



界千有餘里皆在高地東至仲山谷乃移平壤是  
以於此可以疏鑿以溉五縣之地夫五縣未鑿渠  
之前皆斥鹵磽确不可以稼自被浸灌遂爲沃野  
至今千餘年民賴其利但渠初鑿時渠與河平勢  
無齟齬歲月湫滌河低渠高遂不可用雖白公趙  
佺繼之於後終亦不久者蓋仲山洪口萬嶺環複  
兩崖劃斷河流湧出勢如建瓴復阻石堰其怒愈  
甚土石承委不得不崩今其下有小龍潭其深不  
測是水激射而成也河旣漸下渠岸自高所溉之

田日復淤閉雖強壅遏更無良策今新石渠已迫  
山足又高三四尺矣苟不可行千載之功誠爲可  
惜抑嘗考涇形勢人有生長其處耳目習熟猶或  
不知韓人鄭國一入敵境何遽識此而開萬世之  
利不亦神乎雖然利之所在害必從之今五縣之  
民歲八月治堰九月畢工截石伐木掘泥懸土入  
水置囷下臨不測十月引水以嗣來歲入秋始罷  
又復就役寒暑晝夜不得少休而墾開耘歛播植  
之勞不與焉加以官府程督旁午畦陌條約限禁

瑣屑尤甚近年水脉艱澁所潤益寡分爭訟閱奸  
弊百出究其委曲胡可盡言於是民有上訴願弛  
其利以免劬瘁有司以故事恒規不敢輒許嗚呼  
夫韓本欲疲秦人於一時不知後世病復甚耶由  
是言之爲之柰何傳曰其人存則其政舉使西門  
史公兒內史白中大夫爲之吾知有不患者矣當  
今之時欲繼疏鑿之功復古人之跡使千百世無  
弊世果無高智絕倫卓犖奇偉如若人者哉

此論出舊長安志今已見涇陽志中本縣鑿渠引  
水其始末不可忽也故附錄

鹽法利弊議

溫陵林逢泰

本縣山僻小邑崖峻溝

險車載不通從來鹽商不至止本縣之民招定小  
販合湊貲本運鹽銷引而土瘠民貧人無貿易商  
旅跡稀因以貲本難於措辦運鹽亦難於食銷此  
乃地不利而民無可資生也每年額引六百張雖  
勉力完銷實甚苦累今倘於銷引之中酌減一二  
則易銷而無壅矣至緝私販以疏官鹽嚴比較以  
稽勤惰法最善也但本縣地旣窮僻路又迂廻私  
販無利是以絕少乃兵快懼以無功比較不得不

捏報以倖免責罰季季皆然又不得不舍私販以  
幫貼贖贖此法愈嚴而弊愈滋也雖奉有則報有  
無則報無之示又多蹈徇庇之愆今倘於比較功  
次之中寬免一二則法可通行無弊矣此本縣地  
方情形既蒙下詢據實上陳統望憲裁

地方情形本縣與三水相同而鹽法之弊滋甚車  
載不通人無貿易食鹽者少銷引為難乃三水額  
引六百本縣多至一千勉招窮商往往積滯賠累  
至於捏報私販皆幫貼完公歷年竟為成例此亟  
望疏通者也特錄三水林令原議以俟採擇

雜辨

甘泉宮辨

明羅廷繡

下同

甘泉縣一隸延安府雍錄古

以甘泉名宮者三秦在渭南漢在雲陽縣磨石嶺  
上隋在鄠縣長安志曰磨石嶺山有甘泉十道志  
曰甘泉出石鼓西原漢甘泉宮在山上卽秦林光  
宮旁此則取石鼓甘泉以名者也隋宮在鄠縣西  
南二十里對甘泉谷秦之甘泉史明言在渭南始  
皇本紀迎太后於雍入咸陽復居甘泉宮秦時咸  
陽跨渭南北則此宮不在渭北之咸陽而在渭南  
之咸陽也又本紀始皇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

南已而更命爲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  
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則甘泉前後必近上林卽  
鄠縣也由是觀之秦之甘泉與隋之甘泉正同也  
若秦林光至漢猶存武帝元封二年始卽磨盤嶺  
秦宮之側作宮是爲漢甘泉孟康注郊祀志曰甘  
泉一名林光師古曰漢於林光旁起甘泉宮非一  
名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  
固北有甘泉谷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夫指甘  
泉爲秦北塞卽雲陽縣甘泉山也甘泉山卽車盤

嶺也武帝雖別創甘泉宮而秦林光如故則謂甘泉宮在林光宮旁師古之說是也 銅人辨 秦

鑄銅爲像漢亦倣鑄而又增大三輔黃圖甘泉宮通天臺上有承露盤仙人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卽銅人也魏畧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鐘虞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夫魏方來徙人存而盤已折則承露之具不全魏人安肯載之以來咸陽渭城皆在渭北甘泉銅盤元鳳間旣摧毀則漢明之世已無銅人可徙而况能及曹



魏李賀詩所謂送客咸陽及渭城已遠皆不足據  
若謂漢明時嘗補鑄則董卓先在東郊凡其龍馬  
皆取以爲錢材决不毀小而存大此自可以意逆  
也 祭天金人辨 匈奴傳云霍去病出隴西過  
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師古曰作金人以  
爲天神而祭之今佛像是其遺法也武帝旣得此  
像祠諸甘泉以其得自休屠分地故繫之休屠漢  
志謂馮翊雲陽有休屠祭天金人是也雲陽縣者  
甘泉宮地也班固漢人著其實如此至曹魏時孟

康注漢志始云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其像於休屠右地又爲去病所獲余以世次先後考之杜佑曰冑頓以秦二世元年自立擊走月氏則二世以前月氏本爲匈奴所有休屠未得主典其地安能徙像寘之孟康之語爲無據若金像所自來張騫傳日月氏者燉煌祁連間一小國燉煌沙州也祁連天山也皆月氏地有城名昭武卽所號釋迦棄家從佛之地月氏旣爲匈奴所破散竄葱嶺之西爲千餘國凡冠昭武爲姓

者皆塞種塞則釋聲之訛此地興崇釋教而月氏國焉故金像在其地爲去病所得也 玉樹辨

楊雄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今璧馬犀之璘瑞左思譏之曰果木生非其壤虛而無證李善則曰前庭植玉木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蓋謂珊瑚碧玉裝飾爲之其翠而青葱皆狀玉也非真有是木也至黃圖又曰甘泉北有槐今爲玉木楊震關輔古語云相傳此木卽雄所謂玉樹也余卽賦上下文求之曰璧馬犀之璘瑞非真馬犀直以璧玉刻其形

耳又曰金人佗以承虞兮虞鐘虞也比木虞加珍  
矣則玉也璧也金也皆假物爲之若指以爲槐望  
秋先零不貫四時恐非雄之所誇也 荆山辨

鑄鼎荆山卽峩峩山其山陽爲鼎州其南爲湖縣  
其西爲冶谷皆黃帝鑄鼎之證帝王世紀黃帝鑄  
鼎荆山鼎成崩於荆山之陽長安志載峩峩山曰  
黃帝鑄鼎此山今河南閩鄉有鼎湖驛亦傳爲黃  
帝崩處然荆山有鼎州湖縣冶谷及仙里仙發村  
則鼎湖仙去之跡著明而閩鄉無他左證况橋陵

去此地近當以世紀爲是又史載黃帝鑄鼎荆山  
山陽有禹州則此山爲鑄鼎所在帝時名荆山也  
按禹貢導沂及岐至於荆山今岐山東惟嶷嶷爲  
大禹紀事乃畧其大而詳其細不記其山而敘其  
麓無是理也此爲荆山其證甚明諸儒以富平爲  
荆山者誤矣 梨園辨 梨園在光化門北光化  
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芳林景曜門西唐  
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則梨園在太  
極宮西禁苑內矣開元二年置教坊於蓬萊宮上

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置宜春北苑  
命宮女數百人爲梨園弟子是梨園者按樂之地  
而預教者名爲弟子上素曉音律時有李龜年賀  
懷智皆以伎聞長安志又曰文宗幸北軍卽幸梨  
園又令太常卿王涯取開元雅樂按之獻諸梨園  
亭帝按之會昌殿此會昌殿卽在梨園中矣 石  
鼓辨 岐陽石鼓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  
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數盈十蓋記周宣王  
田獵之事卽史籀之迹也今武帝祠有石鼓文多

剝落其可辯者皆南渡以後登臨姓名其所謂石鼓西原者蓋以形言而非岐陽之石鼓也 昭儀法從辨 蔡邕獨斷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祀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儀注名甘泉鹵簿中興以來希用之按此惟郊天甘泉乃是大駕大駕行公卿皆從若法駕以下則不從矣若漢昭儀之謂法從慮鹵簿中有從官人或非之故爲名曰法從言天子在行則其官貴皆當以法從也楊雄見之果設郤妃之諷則其預

立此名蓋以自文非公卿扈行正語也 郊天辨

甘泉泰一祠武帝用方士繆忌公孫卿之說建  
一歲一郊與雍五時更祠雍五時四時秦所建北  
時高祖所建領之祠官歲時致祭文帝十五年方  
親郊後三歲一郊按秦記始作西時用事上帝非  
郊天也繼而諸時並興或因夢蛇而爲廊時或因  
獲石聞雉而爲陳寶或因雨金而爲畦時又有青  
帝黃帝炎帝祠俱以時名之蓋少昊白帝西方之  
神秦祀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黃帝炎帝則非所祭



而祭者也至邲時陳寶之屬皆秦中小神之爲淫厲而驚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爲立時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考復指四時以爲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時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郊見上帝而人主不親其祠者乎往往見所祠者叢雜冗泛姑諉之祠官脩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孝武採糝忌之說建太一天皇之壇始親祠矣而皆謂之郊見夫郊事天之禮也方士言天神貴者太

一太一佐者五帝則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爾以  
神爲帝以祀神爲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嘗舉  
行也

讀邑侯張公重纂淳化志題後

甘石有書而天官名山海有經而地輿彰  
所由來矣粵稽夏后底十有三載之績而  
禹貢成式周官建三百六十之屬而職方  
隸治鑄鼎象物土圭辨方斯志之發源乎  
旣而濫觴則山有乘水有注草木有狀風  
俗有通按圖以攷卽蓬蒿之士跬步不踰  
里巷而甕天牖日之中亦足窺天地之大

矣然而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操鉛槧  
費汗青窮年矻矻疲神勞形夫豈徒博觀  
覽者之耳目侈誦說者之見聞哉非也土  
壤之沃磽貢賦則焉生齒之息耗盛衰形  
焉習尚之淳漓政教繫焉則有斯民之責  
者亦大可念也耶而勝跡芳躅孕靈鍾奇  
道德足仰節義可風甘棠之遺愛在蔽芾  
尸祝之令望先臚臘則尤世道人心所關

切而主持風教者轉移化導之微權也上  
自都會畿輔赤縣神州下屆雷封徼塞山  
陬海澨類皆有志淳化雖褊小不可無志  
旣受而讀之廼見志其山川志其沿革興  
廢土田賦役戶口物產俾後之蒞斯土者  
入其域履其境視其膏腴斥鹵之不同等  
蕃衍彫敝之不同科而思所以安之集之  
則吏治之脩也故志官僚而廉善者稱焉

庸碌者亦勉企焉民神之主也不媵民則  
不瀆神雨暘若斯疇離祉矣故志祀典則  
賢者凜焉而不肖者亦怵焉學校教化之  
本也表率正則型範立課督勤則藝業精  
仁漸義摩士之奮庸者必多戶誦家絃俗  
之禮讓者亦衆故志選舉志師儒志人物  
志藝文而道德仁義忠孝節烈胥出其中  
矣此良有司轉移化導之微權也志與誌

通而從志非省也蓋以志其所應志而心思寓焉爾公蓋心乎此矣考核明確類次整嚴論斷適宜風勵多旨余悚然起敬曰斯真可以模世道楷人心轉移化導之微權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古陳寶李一鵬再拜題





後序

縣有志猶國有史其所以旌別善類闡揚  
幽德垂法戒於萬禩慰英靈於九原其義  
一也故春秋一史成於尼山其於二百四  
十二年之可歌可泣可法可戒者莫不釐  
然備舉焉淳邑志止於明隆慶四年嗣後  
兵荒歲荒以至

國朝定鼎以來約百餘年其間忠臣義士

孝子順孫節婦烈女以迄宦達諸先輩皆  
潛隱而罔聞湮沒而弗彰邑侯張公學優  
三長清逾四知以兩間特出之識作曠代  
未有之舉廼於簿書之餘纂脩縣志蠲俸  
授梓其於一百三十餘載之忠覈義魄貞  
志苦節或慷慨抑鬱悲號於星月之下或  
感憤無聊呻吟於風雨之時一旦昭若雲  
漢炳爲日星庶百代而遙莫不展卷興歎

曰某某吾邑之宦遊先達也某某吾鄉之  
孝義節烈也卽子若孫咸曉然於吾祖吾  
父之碩德懿行也安得不爭自濯磨其底  
於良善之域將習俗由此端樸風化由此  
醇厚寧獨泉壤已往感佩靡盡雖謂春秋  
善善惡惡卽在侯筆削間可矣愚誠銘諸  
夙夜不揣鄙陋約陳其槩如此

邑貢生葛松齡拜撰

法  
信  
集  
示  
不  
名

後序二

國家脩一統志垂教萬世於是各省有志  
曰通志以及各郡邑皆有志曰郡志曰邑  
志總以屬一統志邑之有志亦所以備文  
獻爲不朽盛事也淳邑自明隆慶四年訖  
今一百三十二年舊雖有志闕而未補我  
倬庵張老夫子蒞任踰年敦教化勵風俗  
愍然以重纂爲已任搜羅軼事采集藝文

凡成帙八卷而百三十餘年之泯沒未彰者莫不煥然具備夫事固有前人爲之而不難相繼爲之者亦有前人爲之而歷時久遠幾幾乎不得復爲之者非惟不暇亦且未能粵昔羅中丞時初無志載筆創始其爲功於桑梓大矣乃自茲以往絕無人焉潤色前業以昭示來茲吾儕方引領望之一旦得我夫子以廉靜之品負博通之

畧惠心善政溢於輿誦而志書之成實有  
度越前人爲所不暇且未能者不特殫竭  
心力兼復蠲應工料卽起中丞昆季而質  
之當必謂後來居上其在書曰是訓是行  
以迓天子之光方共執一編爲

聖朝得人慶其在詩曰群黎百姓徧爲爾  
德凡屬宇下莫不觀感而永賴矣烈以不  
材授粲義塾邑雖僻陋群子弟絃誦洋洋

視古者黨庠術序化民成俗奚以異是凡  
志所臚列諸序已詳言不敢贅述謹約題  
於末以識景仰焉

邑貢生劉大烈拜譔



跋

邑之有志也猶國之有史也史以紀天下  
志以紀一方雖大小不同而紀述之體必  
詳而有要簡而可則足以耀今而傳後淳  
化巖邑也雖僻處山陬而秦時甘泉自秦  
漢以來炳著史冊間直可與三輔黃圖相  
爲表裏舊志創自邑中丞羅公距今百三  
十餘載矣校刻朽蠹字跡模糊頗多缺失

且滄桑變易沿革旣殊整釐匪易凡此百  
餘年間土俗之貞淫若何戶口之盈縮若  
何田賦之輕重若何官師學校之興替若  
何人物藝文之盛衰若何語曰莫爲之前  
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然則邑志  
之脩於今也其可緩哉歲在屠維單闕邑  
侯張老父師奉

簡命治茲土甫下車卽於風俗之醇庇生

民之利病諮之諏之罔不周知而脩廢舉  
墜丕然一變旣而閱邑志迺喟然歎曰邑  
之有志以述往古以昭來茲傳聞已舊訛  
失良多歲久湮沒吾滋懼焉昔夫子思文  
獻之足徵詩人幸典型之尙在按圖考蹟  
裒多益寡是余之責也夫於是兼承太夫  
子命博稽典故蒐採遺文訪諸故老詢及  
芻蕘因舊緝新叅互考訂爲若干卷至於

一言之足錄一行之可取闡幽表微尤勤  
勤懇懇於意念之間乃觀於士俗之貞淫  
而勸戒無弗明也觀於戶口之盈縮而損  
益無弗晰也觀於田賦之輕重而撫字心  
勞於是見也觀於官師學校之興替而循  
良可慕師道可尊也觀於人物藝文之盛  
衰而作人造士之澤可興起也其大者關  
於政教謠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物

山川草木鳥獸之情狀其叙往也可以使人  
人舉然高望而遠志其昭來也可以使人  
悠然神動而心怡猗與休哉所謂詳而有  
要簡而可則寧僅一方之鉅觀實千秋之  
永鑑也哉他日我侯陟天祿石渠握彤管  
紀載天下事以爲千古之信史者請於是  
志也卜之

邑庠生宋鈇謹拜跋



